

學績

省道考試必讀

經

說

許寶蘅題

學績試驗條例

中華民國四年九月三十日公布教令第六十五號

第一條 各省設省設試各道設道試京兆熱河綏遠察哈爾各特別行政區域地方其屬於省試者作爲京兆試熱河試綏遠試察哈爾試其屬於道試者京兆作爲京兆屬縣試熱河綏遠察哈爾仍作爲道試

第二條 道試於道尹所在地舉行凡該道內中學校畢業生與中學同等學校畢業生及與有相當資格者均得與試考試及格者取充俊士京兆屬縣試於京兆尹所在地舉行依前項之規定行之

第三條 省試於巡按使所在地舉行京兆熱河綏遠察哈爾各試於各該最高行政長官所在地舉行凡該行政區域內俊士及其他相當資格人員均得與試該行政區域內高等專門學校畢業生自願與試者聽考試及格者取充俊士

第四條 省試及各特別行政區域地方試各設典試官一人掌理考試事宜但熱河綏遠察哈爾各特別區域之典試官得以一人兼任之各設襄校員六人至十人分任考試事宜典試官由各地方最高行政長官呈請 大總統簡派襄校員由各地方最高行政長官

遞派呈報 大總統

第五條 道試及京兆屬縣試各設典試官一人掌理考試事宜襄校員二人至四人分任考試事宜但熱河綏遠察哈爾各道試襄校員不得逾二人典試官由各地方最高行政長官就簡薦任文職中遴選相當人員呈請 大總統派充襄校員由各地方最高行政長官遴派

第六條 省試及各特別行政區域地方試以各該省巡按使及各該特別行政區域地方最高行政長官爲監試官有事時由 大總統另行簡派道試及京兆屬縣試設監試官由各地方最高行政長官遴選相當人員派充並呈報 大總統其關於考試一應事務由監試官派員辦理監試各員由監試官派充之

第七條 凡省試及各特別行政區域地方試每四年舉行一次道試及京兆屬縣試每二年舉行一次

第八條 試驗之科目如左 一 經說 二 史論 三 地理
四 文牘 五 現行法制大要 六 經濟大要

其曾習算術及各國文字者得由應試人填報自請考試

第九條 取充俊士者由各該地方最高行政長官給予文憑呈報 大總統
交政事堂銓叙局註冊取充選士者由典試官造具名冊連同試卷呈報

大總統由 大總統派員覆核後交由政事堂銓叙局註冊並由政事堂銓叙局給予文憑

第十條 每道及京兆屬縣俊士名額二十名至四十名每省選士名額四十名至八十名各特別行政區域選士名額十二名至二十名臨時由各該地方最高行政長官酌擬呈請 大總統定之

其僻遠地方應試人較少不敷取額者得由典試人員商同或會同地方行政長官臨時呈請酌減名額

第十一條 取充俊士者得充各縣公署委任待遇掾屬

第十二條 取充選士者得應文官普通考試並得充省道公署委任待遇各掾屬

第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另以教命定之

第十四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政事堂奉

申令國家設官分職用人之道不能限於一途故取士之方卽不能專懸一格在昔九品官人之法十科舉士之議立賢無方具有深意前於文官高等考試文官普通考試以外復制定學績

試驗條例公布施行在案該條例主旨係爲不能與高等考試與不能直接與普通考試之人特設一進身之路且由各省道就近分別考試尤在全國普及不使一地向隅依照該條例考取之俊士選士或得任地方掾屬或得與普通考試既所以勵國民嚮學之志亦所以儲國家治事之材現在各地方行政官署遵照官制所用掾屬爲數計已不少而文官普通考試依官規所定程序亦應於文官高等考試後同時舉行此項學績試驗自應先期舉辦以爲地方掾屬及普通考試之豫備文官高等考試昨日已令定於明年六月舉行則文官普通考試之期應即定在明年十二月以前至學績試驗之道試及京兆屬縣試驗於明年五月以前舉行省試及京兆熱河綏遠察哈爾等特別行政區域各試應於明年九月以前舉行其舉行試驗日期由各該長官酌量地方情形妥爲籌辦仍著將擬定日期隨時呈明辦理事關獎勵學風振飭吏術自通令以後各該主管官署務各按照條例切實奉行以副國家殷殷求才之至意此令

政事
堂印
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國務卿陸徵祥

學績試驗條例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敕令第六號

第一條 本條例第二條所稱與中學校畢業生有相當資格者指依考試得有貢生之資格者而言 其廩生增生附生經該管地方官之甄錄及格者亦得以相當資格論 前項之甄錄試以經義或史論一道

第二條 本條例第三條所稱其他相當資格人員指得有舉人以上之出身者而言 其有薦任相當資格者經該管地方最高行政長官之甄錄亦得以相當資格論 前項之甄錄試以經義及史論各一道

第三條 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與試 一 擬奪公權或停止公權尚未復權者 二 品行卑劣 被控有案查明屬實者 三 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四 有精神病或年力衰弱者 五 虧欠公款或侵蝕公款者 六 其他法令有特別規定者

第四條 熱河綏遠察哈爾之典試官如以一人兼任時其典試官由政事堂請 簡其各該地方襄校員仍由各該地方最高行政長官遴派

第五條 應道試及京兆屬縣試者由應試人具親筆願書及足資證明學業資格之文憑 書類稟請各該縣知事核准詳送

第六條 應省試及京兆熱河綏遠察哈爾各試者除俊士外仍具親筆願書及足資證明學業資格之文憑書類稟請各該縣知事核准詳送

第七條 應道試及京兆屬縣試者以該道及該屬縣內人民爲限應省試及京兆熱河綏

遠察哈爾各試者以各該省及各該地方人民爲限但寄籍該地三年以上者亦得一律與

試

第八條 道試及京兆屬縣試考試兩場第一場試經說一道史論一道第二場

試地理一道文牘一道

第九條 省試及京兆熱河綏遠察哈爾各試考試三場第一場試經說一道史

論一道第二場試地理一道文牘一道第三場試現行法制大要一道經濟大

要一道

第十條 其曾習算術及各國文字自請考試者均於各正場前先行考試

第十一條 凡考試每場爲一分數合各場分數平均計算其平均分數滿六十

分者爲及格六十分以上者爲中等七十分以上者爲優等八十分以上者爲

最優等及格試卷逾於應取名額時由典試官按照定額擇尤錄取不及定額

時儘及格之卷錄取

第十二條 本細則自公布之日施行

經說目錄

大學之道說

物格而后知至說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符則

財恒足矣說

修身也尊賢也說

君子務本說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勿畔矣夫說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說

女爲君子儒說

子游爲武城宰至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說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至焉用稼說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說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說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說

游於藝說

板也怒焉得剛說

管仲相桓公說

君子矜而不爭說

何謂四惡至謂之有司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說

其二

易其田疇至材不可勝用也說

目錄

其二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說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至爲諸侯度說

齊景公有馬千駟至其斯之謂與說

晉人以垂棘之乘至百里奚不諫說

出疆必戴質何也至豈爲出疆舍其末相哉說

王知夫苗乎至引領而望之矣說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說

以佚道使民至雖死不怨殺者說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至故達說

生之爲性說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說

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說

君子用其一緩其二說

惟明克允說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說

其二

曰聖時風若說

德日新萬邦惟懷說

爲善不同同歸於治說

輕重諸刑有權說

附從輕赦從重說

八月斷臺說

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說

二

其二

其三

易簡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說

通其變使民不倦說

窮理盡性說

其二

其三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說

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說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說

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說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說

周禮分職最繁儒者以為周公致太平之意後世設官無

此詳備或多措為冗員其故安在說

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韃北方曰譯說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抄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

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說

公矢魚於棠說

僖王命曲沃伯為晉侯說

晉獻信嬖姬之潛而申生待命重耳出亡例以人子之義

孰為得失說

楚殺子玉秦用孟明說

趙武佐晉說

其二

祁奚外舉不棄讐內舉不避親說

楚子文傳政於子玉鄒子皮授政於子產說

晉吳爭長黃池說



經說

前副總統府秘書官現內務部主事 雷豫釗 鑑定

北京中華大學畢業現內務部主事 景亮鈞 編輯

大學之道說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然塾庠序皆所以教庶人之子弟。其與國學教民之俊秀者異矣。學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蓋玉雖至美不琢無以顯晶瑩之體。人雖至靈不學何以昭純備之修。可知道不遠人。而凡入大學者皆當心大人之心也。曾子述聖經以垂訓曰：大學之道請申其說。夫古者教育八歲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至十五歲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之功。修己治人之道。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夫而後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是以統古今上下而精其業。事覺勿怠。勿荒。合人已內外而究其功。何敢自暇自逸。則學間有不臻於純粹道德有不至於高明哉。雖然世之爲學亦難言矣。所入者大學之名。所學者非大學之道。棄藏修息游之業。而惟富貴功名是務。其於天地人物之理。漠然而不知。仁義禮智之性。茫然而或失。於是德性不明。人民莫新。至善難止。亦何能循序漸進。以希賢希聖。希天哉。所謂不學無術者。此之謂也。今使入大學者誠能進德修業。自強不息。如孔子之志。學以求至乎其極。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

大用無不明矣。此所以明德者在。是新民者在。是止至善者在。是也。入大學者其知之。

物格而后知至說

人禽之所以異異於其心也。聖賢之所以分分於其心也。心之爲用大矣哉。所以欲物之格而
知之至者必由致知誠意以正其心心既能正則修齊治平之事功無不可爲矣。豈但物格而
知至乎。如不能正心卽能致知誠意而物豈能格乎。物不能格知將安至乎。此聖經所以由物
格知至而遞推其效也使徒知物格之效知至之功雖欲達天下之事理未必能達事理之極
雖欲廣吾心之所未必能盡吾心之所未。鹵莽滅裂究何益於身心。如道路然百里之程歷
五十里而遽欲至焉其可得耶。其不可得耶。果能自強不息勿望其速成勿廢於半途勿誘於
勢利勿拘於物欲將見識見超衆有學問卓羣倫而物理之極處有不到乎於吾心之所知有
不盡乎有天下之責者無不欲天下之平也。有一國之責者無不欲一國之治也。有一家之責
者無不欲一家之齊也。愛其身者無不欲正其心誠其意致其知也。豈知悉由於物格與知至
而推其效乎。迨至豁然貫通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猶利刃之破竹
也。一節既破數節應刃而解。物格知至之功何以異是。聖經詳言之學者可不以盡心爲要乎。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說

洪範八政食貨爲先。聖王經理天下理財一節豈諱言哉。然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人主不能
因其利而善取導之所以不能以美利利天下而卒不免於剝民以自奉。傳曰生財有大道生

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蓋萬世理財之準也。夫生衆爲疾。開財之源也。古者農工商賈各安其業。男耕女織。各勤其事。國家少一游惰之民。國家卽多一生財之人。田不耕者有屋粟之罰。民無職者有夫布之征。雕文刻鏤不傷農事。錦繡纂組弗害女紅。則斯民有飽煖之資。而天下無飢寒之苦矣。而食寡用舒。節財之流也。古者建官惟賢。廉俸無虛糜之弊。因能定位。食祿無曠職之虞。以及宴饗之廢。軍務之需。莫不歲有常經。於一歲之秒卽定來歲之用。則支財不至於匱乏。而司農所入裕如矣。昔漢文帝卽位。首重農桑。賜民田租以崇本圖。欲作露臺。費約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事遂寢。及至武帝。雄才大略。一時神仙土木。濫用國帑。遂致海內虛耗。盜賊蠡起。然則開源節流之道。豈非有國家者之要圖哉。賈山謂周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秦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誠以君不節用。雖聚鉅萬之帑。藏究不能無空虛之慮。由是觀之。爲人君者。但能重農務。洵完官。情有有限之財。省不急之用。則財源旣開。財流亦節。財之生也將不止於足。而且恆足矣。知此則理財之道。不可恍然得其要領乎。

脩身也尊賢也說

天下有貴賤之分。而所以治其身心者。不以貴賤異也。有尊卑之等。而所以取爲師友者。不以尊卑別也。故殿陛巍峨。而省察克治之功。尤勤於學士草茅。疏遠而仁義道德之蘊。足動乎朝廷。曠觀今古。修身之要。圖尊賢之曠典。賢哲之君在。所必講耳。而愚柔之主。殊多疏略。故孔子

爲哀公言九經修身爲首而繼之以尊賢蓋天下之大本大源胥於是乎在矣夫人主一身海內之所觀瞻四夷之所向慕也故人君首貴正身不曰正身而曰修身則不僅以趨向之邪僻爲憂而以過尤之交集爲慮也賢材之在天下古今所罕有上下所矜式也故人主必當禮賢不曰禮賢而曰尊賢則不僅以虛文相接而以誠意相周旋也蓋君身之舉動縱無瑕疵之可指而防閑之密不敢寬於念慮之間親賢之儀文縱無疏忽之可譏而景仰之情未嘗弛於且暮之際此所以身以修而賢可致賢既至而身愈修也然而修身之功尤急於尊賢蓋身不能修縱一旦苟有振作寢假而物欲敗之寢假而委靡遂之寢假而聲色貨利車馬服御皆足沈溺其心思而銷磨其志氣必將薰蕕之莫辨涇渭之不分尙何賢之能尊乎是以古之聖王大德日新而莘野名賢遂寄阿衡之重任聿修厥德而渭濱逸老克隆尙父之聲稱身既修而賢斯尊其明徵也彼哀公者並無振奮有爲之大志徒邀願治問政之虛聲卽使聞夫子之言而能自修其身亦不過因循苟且盡禮賢下士之故文耳豈能賓禮名儒振興其國乎嗟嗟竟使吾夫子之言空談而無補於魯而宗邦之不振終古如斯不大可惜哉

○君子務本說

自來君子之事業功名其所以炳彪千古卓越常人者不在於事業功名之已立而在於事業功名之未形何則常人心但知逐末君子之心祇知務本用心既異而事之成敗利鈍遂因之而各殊雖然推君子務本之心亦務所當務而已未嘗計及於事業功名也而事業之大功

名之盛皆朕兆乎。此者蓋握其原也。有子曰：君子務本，誠以人能孝弟，則知爲人之本矣。知爲人之本而犯上作亂，卽由此而胥無則夫天下之事孰有急於務本者哉？不然齊治均平之效，拭目而覩於家國天下可矣。而聖教所垂，何必先之以誠正乎？知逐末遺本者之非也。且君子以藐爾之躬應天下萬變不窮之事，卒能鉅細精粗胥歸準，則經權常變悉合機宜，不必事事分其心，自能協其用，則朝夕之籌度，暮旦之經營，皇皇然不敢稍弛其力者，非本其安在乎？夫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必然之勢也。若審端用力，不於邇者卑者始其事，而日望高遠之可至，天下有是理耶？拒其父而禰其祖，衛之亂正名似非急務矣。而孔子論爲政必先之以正名，事裨闔而圖富強，戰國時德義似非要圖矣。而孟子之策時君必先之以德義，蓋務其本也。以及孝子之事親也，冬夏溫清晨昏定省，皆在所當爲矣。而必先之以體親心，大臣事君也，民生休戚社稷安危，皆在所當計矣。而必先之以正君德，何莫非務本之一端乎？水之清也，由於源之澄，枝之茂也，由於根之深，所以君子之於天下事也，不以事爲分其心，不以功利擾其念，而精神之所貫注，志念之所鑽研，必盡在於根本之中，而不紛營於根本之外也。積之厚者，流自光本立道生自然之理也。然則欲行仁者，曷不先自孝弟始乎？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說

君子之學明道而已。然其所以不背夫道者，不外乎窮理修身。理何由窮？自博文始。身何由修？自約禮始。不博文則聞見不充，無以識古今之繁。不約禮則胸懷無主，何以立踐履之準。二者

宜遵循其序不可偏廢其功也。所以君子求道先以博文擴其識而天地民物之理皆得以窺其本原。復以約禮定其守而視聽言動之間皆可以循其法則。庶乎可以合於道而不至背夫道矣。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正謂此爾。夫畔者何？畔道也。何以弗畔乎？道博文與約禮交盡其功也。夫子推其功於君子，豈非以君子有任道之責而求道不可躐等乎？故顏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可知聖門教人大抵如是耳。然博約之功若不能兼盡，則去道遠矣。使其專務博文，必至汎濫無歸而不能見諸實用。雖學究典墳功深寒暑，亦徒披典籍之紛紜，拾篇章之糟粕而已。其於大道之精微奧妙，究無所得。則必文自文而我自我矣。一旦事至物來，起斯人而應之，欲其弗畔，夫道得乎否耶？若徒知約禮者，異是而其失則同。逞井蛙之見，恃管豹之窺，遇事以爲依據，其不至於背道而行者，幾希淺見寡聞，所以拘滯鮮通也。以視夫專務博文者，厥弊不惟均哉！所以君子爲學，博文約禮不敢廢其一，而尤不敢亂其序。知道之散見於文也，學文倍勤於夙夜，知道之終歸於禮也，約禮不懈。夫精誠事雖萬殊，理原一貫。由約而博，卽博返約，無凌躐之虞。有統一之勢，故聖人之道，內聖外王，往古來今，無所不包，無所不備，而歸其統於一貫如網之有經，如衣之有領，挈其端而緒不紊。博約之功用亦猶是而已。果能實致其功，將見左右逢原，表裏如一，而動容周旋，必與道爲一矣。豈僅弗畔夫道哉！然世之求道者，不偏於博文卽專於約禮，卒與道相遠者，皆不知博約之宜兼也。吾願求道之君子，尙其博文以致知，約禮以立行，以駟期致於不背夫道也可。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至其使民也義說

世運降而士習漓王道衰而霸業盛其時詭譎成風驕奢競尙殘苛共苦征戰相尋無怪乎上下攜貳禍亂日興此後世之治術所以不及於古也曠觀春秋以來求一恭以行已敬以事上惠以養民義以使民有合於君子之道者其惟鄭之子產乎夫鄭自子產當國內逼於駟良之爭政外迫於晉楚之交征幾不國矣而乃欲守君子之道行於危弱之秋豈不綦難然而子產以爲本王道以治之治美而功緩用霸術以治之功奇而治雜惟有恭敬惠義爲正已格君謀國用人之法故辭命見稱於子羽爲善必歸於子皮一溫溫君子也始事簡公而克盡相道繼事定公而克盡臣職一翼翼君子也殖田疇誨子弟非君子之惠保斯民乎別廬井辨章服非君子之義使小民乎由是而國富民安四十年無大國之討者無非從恭敬惠義來也且吾聞之尙嚴酷致富強商鞅所以促秦也假周官變新法安石所以亂宋也獨子產相鄭而以恭敬惠義爲本蓋以藥石攻疾也彼剛明清肅善惡著白王猛以治風俗凋敝之秦而秦治威法限爵寬猛得宜孔明以治綱紀不張之蜀而蜀治恭敬惠義皆合於道子產以治族大政侈之鄭而鄭亦治豈非識王道之體而爲救時良相哉迨其後又有裨謹世叔子羽輩相助爲理鄭於是社稷安固人民強盛實子產有以致之也嗚乎世之有司民之責者其亦可以知所法歟

女爲君子儒說

己之知當致也不致則難至於高明己之行當力也不力則負慚於名教若而人者尙可與談

學問乎。若君子儒。則不然。知曰。己之知致焉。而名物象數洞識淵微。行曰。己之行力焉。而忠孝節廉。胥歸實踐。夫而後卓然於天地間。何愧為成人哉。孔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蓋欲以致知力行。勉其學之不逮也。顧或者君子之學。非淺見者所能測也。約之為修齊。推之為治平。誠足輔相天地。裁成萬物也。今夫子勉子夏。以為君子儒。無乃因其務外而不務內。為人而不為己歟。夫君子之學。不外乎知行能致知則德可修。能力行則義可徙。修德徙義。豈不可謂之君子儒乎。由是有知。即用其致。無知之不致也。有行。即用其力。無行之不力也。久之知行并勵。詣臻。渾化焉。得謂務外而不務內。為人而不為己也。迨其後名列文學之科。殆由佩服夫子之訓者知所勉哉。

子游為武城宰 至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說

安民之道在清吏治。吏治之清在得人才。否則欲政治之善。風俗之純。難矣。吾觀聖門之中。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有其人。平日競競業業。所學者無非整國經野之良圖。所行者亦皆出身加民之要道。求一樹為宰之型。抱人倫之鑒者。厥惟子游。概自封建廢。而為郡縣為宰之道。非繁法嚴刑以出治。即橫征暴斂以取民於此。而欲一行作吏之人。雅意好賢。未之有也。今子游為武城宰。夫子以得人問。而子游以澹臺滅明對。謂其行必以大道。而小徑有所不由。至必以公事而非公事。未嘗至是。知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聖賢出治之道。在斯矣。夫武城魯之巖邑也。自子洩用兵。而後其民好武而不好文。今子游為宰。使或滿假為懷。謂舉世皆莫己若。行將距

人於千里之外其誰以公事來告也不以公事來告則讒諂面諛之人至何能化桀鰲之地爲文物之區哉昔子賤爲單父宰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事者十一人身不下堂而鳴琴以治是知任衆者逸任獨者勞也滅明之行事雖不概見然觀其斬蛟投璧足見嚴正之懷子游獨稱其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是他人所視爲迂闊者正子游所默爲契合也後世用人開鑽營之途學士尙揣摩之術從此而爭便鬪捷願附權門者多矣此皆子游所不取滅明所竊笑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至焉用稼說

人君經理國家以其一身寄夫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連夫茫茫之中必使四方之民恭敬在念心悅誠服情意相洽果操何道哉惟此禮義信以轉移乎天下所以治術維新民風於變若有莫之致而至焉者固歷代治法也而帝王之心法以著孔子責樊遲學稼學圃之問而廣以經世之學曰好禮好義好信民自敬服用情如是焉用稼爲以見有大人之資者不可爲小人之事也今夫民之所爲惟視上之所好何如耳徒日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亦不過免而無恥豈足云治故欲民之敬則好禮而已欲民之服則好義而已欲民之用情則好信而已此堯舜禹湯文武之世所以不恃有術馭之謀而恃有範圍之道不恃有束縛之計而恃有大公之心不恃有刑罰之威而恃有誠實之政行見遠方慕義莫不歡忻悅懌而願耕於其野矣或曰晉文公大蒐以示禮定襄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遂以此霸諸侯豈非好禮好義好信之效耶夫以霸

主之行權一時。尙足以雄長中原。況聖賢乎。古王者之御天下也。禮行而民敬。義行而民服。信行而民用。情教化之行。有如身使臂。臂使指。事所必至。理有固然也。且三者之道。又不可。以泥其迹也。臨民貴以禮。而處己豈可不以禮乎。舉善貴以義。而黜惡豈可不以義乎。守經貴以信。而行權豈可不以信乎。既能專好於禮義信之中。自不分好於禮義信之外。由是仕者欲立其朝。商賈欲藏其市。行旅欲出其塗。農亦何獨不然。行見襁負而至。皆服田力穡之人也。世之爲民上者。徒知定章程。變法令。而不探郵治之本。盡三復乎此言。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說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而。有時欲轉危爲安。使安無危者。則其職不在相。將在使。臣何則。國際交通。難免無釁。雖以三寸舌。抵十萬師。是國家之存亡。懸於一人之手也。苟稍涉。苟且言之。無文。則國家固示弱於人。而人且蔑視我。驅使我。奴隸我。不以我爲可貴之國。豈不大有愧乎。昔夫子告子貢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斯言也。眞使臣之藥石也。且夫後世所謂使臣者。吾知之矣。當其船車四出。踴躍登公對策。大庭洋洋。數萬語。視其議論。非不欲陸豐水慄也。非不欲萬國來朝也。非不欲擴國境。而櫛奇勳也。及乎奉命而往。身入蠻夷。言語不通。風俗易治。一舉一動之間。往往觸目。驚心。欲言不吐。於是虜庭之衆。笑其趨。畏縮不敢伸。辭且以爲中國無人。何妨窺伺而入。塞寇邊之事。由是而生。此貽君父之憂。皆使於四方者之所爲也。所尤可悲者。大敵當前。使人行成。其才藝不足以勝任。轉使社稷威靈。墮於外人之手。兵連禍接。

天下瘡痍。卒之割地獻金。願爲臣妾。天子蒙塵於外。而不問敵軍直下。而不知嗚乎。國家如此。安得不歸咎于使臣乎。讀論語不辱君命一語。竊歎使臣之職。所係者重辱之一字。所包者廣。誠使者之藥石也。夫子貢言語之才。辭吳。召對。尋盟。使齊。歸成。平時之外交政策。本卓卓有聲。今又得聖人之教化。宜其善爲說辭。不亞鄭僑季札也。子曰。誦詩三百。受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斯言也。蓋與此相輔而行也。吾願爲使臣者。三服聖人之言也。可。

其二

春秋之天下。亦最重外交之天下也。大國不善外交。則失衆。小國不善外交。則被兵。推其原因。皆由使臣之言語非失之抗。卽失之卑。故國體不免屈辱耳。論語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斯言也。蓋孔子最善外交政策。欲使子貢行於四方。以立春秋之代表。非僅僅相臣將臣足以係國家之安危也。夫春秋之世。王綱不振。五霸迭興。當時諸侯。惟有力量足以自存。若地不在險峻。兵不滿千乘。而欲自保於折衷禦侮之間。則非有言語之才。不可故當時選擇人材。皆以文辭占其可否。展禽恃王命而郤北鄙之師。是展禽不辱君命也。穆叔出聘。不拜。肆夏之奏。是穆叔不辱君命也。伍員爲吳行人。約辭行成。使越爲貢獻之邑。是伍員不辱君命也。子產相鄭。勸輕幣對獻捷。辨壞館垣。是子產不辱君命也。春秋中國際頻與使臣之一言一動。皆國家休戚所相關。其不卑不抗。信而有徵者。則消禍患於無形。若稍涉苟且。或言之無文。則國威未有不損。外患未有不至者。如范獻子求賄齊廣。封賦詩失言。皆其例也。子貢本言語專科。夫子又以不。

辱君命。勵之非深。鑿於春秋之時。局以外交爲重。而外交之術。又以言語爲重。故進子貢爲聰明才辯之人。而不爲小節小行之士。以擴張國威爲主義。而不僅以幣帛往來已也。孔子與子貢。蓋外交中最善之人。卽外交中最堪圭臬之人。其表見於春秋者。一在夾谷。一在蘧。畢吾嘗讀左傳。慕其豐功偉業。炳蔚常旂。而不知其何以一言能却齊侯。數語而辭尋盟。及與魯論子貢問士一章。乃恍然於聖賢之外交。皆得方於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二語絕無矜奇好異之術也。不然。後世焉使節驅異域者。史册不乏其人。何以威不能如命。而往乎。其中蓋有道矣。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說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人君經理國家。未有不以足民爲急務。而能奠邦基於鞏固。建國本於苞桑者也。所以洪範一册。言八政者。食貨爲先。無逸一篇。談治體者。稼穡爲首。何莫非勤勞在念。欲以美利利天下乎。當營哀公之時。連年征戰。國用不足。此其所以詢足國之道於有若也。夫君民本屬同體。貧富自相流通。未聞手足肥而心腹瘠也。亦未聞心腹肥而手足瘠也。今觀有若對哀公之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豈非欲止哀公加賦之心。而勸其行徹歟。嘗觀聖王之治天下也。禮樂詩書之雅化。何嘗不繫之於衷懷。聲明文物之休風。何嘗不期之於旦暮。而不敢遽行己意者。蓋以足民爲切務。而急所先務也。是故民欲自食其力也。爲之正經界而授之田。使豪強不得行其奸。民欲各安其家也。爲之制里廬而與之居。使善良得以樂其業。而且植桑麻於牆下。蓄雞彘於民間。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有親愛之心。

無。讎。怨。之。志。其。所。以。爲。斯。民。計。者。至。矣。由。是。餘。三。餘。九。野。無。庚。癸。之。呼。取。麥。取。禾。民。無。倉。箱。之。匱。古。帝。王。所。以。建。萬。年。不。拔。之。基。垂。千。載。不。朽。之。業。者。豈。別。有。奇。術。耶。亦。惟。是。足。民。而。已。矣。若。夫。橫。征。暴。斂。以。爲。足。國。之。謀。刑。驅。勢。迫。以。爲。生。財。之。計。坐。視。民。之。流。亡。凍。餒。而。莫。之。恤。彼。其。心。亦。何。心。哉。古。人。有。言。曰。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本。欲。流。之。遠。者。必。導。其。源。若。百。姓。不。足。而。第。欲。君。之。足。也。是。何。異。伐。其。本。而。望。木。之。長。塞。其。源。而。冀。流。之。遠。乎。春。秋。時。蜃。蛤。魚。鹽。富。稱。東。國。赤。豹。文。狸。雄。著。南。方。其。國。之。足。也。正。其。民。之。足。也。所。謂。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民。者。非。此。之。謂。歟。假。使。年。歌。大。有。黎。庶。不。免。夫。鴻。嗷。歲。慶。豐。亨。人。民。難。歌。夫。燕。樂。而。君。獨。欲。高。枕。而。臥。也。其。可。得。耶。其。不。可。得。耶。果。能。君。民。一。體。上。下。同。心。復。行。先。王。之。徽。法。將。見。行。其。野。民。皆。含。哺。而。嘻。入。其。市。人。皆。鼓。腹。而。遊。如。是。而。朝。聘。燕。饗。之。盛。事。軍。旅。祭。祀。之。典。章。猶。謂。用。之。不。足。不。可。施。行。也。吾。弗。信。矣。嗚。呼。爲。人。君。者。尙。其。先。食。貨。以。固。邦。本。勤。稼。穡。以。培。國。脈。也。哉。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說

古。之。聖。人。以。禮。爲。治。民。之。具。故。民。之。沐浴。者。深。而。禮。之。彰。明。也。大。昭。昭。乎。如。日。月。之。經。天。也。浩。浩。乎。如。江。河。之。行。地。也。夫。禮。之。在。天。下。與。時。爲。消。長。時。未。至。而。強。啟。之。情。有。不。可。時。旣。至。而。遏。抑。之。勢。所。不。能。三。王。之。禮。至。成。周。而。大。備。故。夫。子。美。其。文。之。盛。而。贊。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洪。荒。之。世。混。含。元。氣。睢。睢。焉。盱。盱。焉。無。所。謂。上。下。也。至。神。聖。迭。起。易。巢。穴。爲。棟。宇。化。毛。血。爲。烹。飪。蠶。蠶。之。風。爲。之。一。變。自。是。而。後。民。智。漸。開。人。文。漸。著。居。處。有。宮。室。之。度。飲。食。調。五。味。之。和。衣。服。

著采色之華。而君臣之義。上下之分。拜跪趨躄之節。皆於此著焉。雖然。夏之有天下也。尙忠商之有天下也。尙質。而斯文之在宇宙。尙未至於丕振也。周興承夏忠商質之後。值風氣大開之時。以武王周公之聖。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故能參酌適中。以成一代之制作。氣數之所棄於斯。而極盛文章之表著。亦於此而成。識者見世運之隆。未嘗不三致意焉。况周之所損益者。非盡改夏商之舊也。因其所當因。悉合大中至正之軌。革其所當革。不致繁文縟節之誦。此夫子之所以憲章文武。而躬行實踐。在在不能忘也。謝氏謂時王之禮。不敢不從。豈識聖人意哉。且鄉黨一篇。記聖人之儀容動作。爲最詳。上而宗廟朝廷。下而鄉黨閭巷。以一衣服一飲食。間莫不具有。禮節亦從周之一證也。使當日者。應運而起。慶風雲之際。會其禮文之燦爛。必更有可觀者。迺數奇不偶。竟使尼山終古亦可慨已。雖然。文王旣沒。斯文在茲。道晦於一時。教垂於萬世。此其中可識天意焉。

游於藝說

天下之理。寓於名物。數之開放曠者。視爲末節。忽焉不講。拘墟者。視爲急物。溺焉鮮通。忽則無以識物理之精微。溺則不足言應物之妙用。必神明其理。而心不泥其事。心會其通。而志不囿於物。夫而後。理境咸明。而心機無滯矣。不然。藝本末務。而聖人直與道德仁並列。無迺取人逐末之心。不知一物不知。儒者所恥。脫令身列膠庠。與之言禮樂。而禮樂不明。與之言射御。而射御不習。與之言書數。而書數不通。雖曰志大者不矜細務。務本者不崇末節。而滯礙寡通。能

不爲識者所竊笑。雖然聖人之意不專以藝爲尙也。弟子學藝猶待餘力。夫子多藝推原不試。蓋以藝也者不過爲涵養性靈之具。日用細物之資已耳。不必竭畢生之精力以窮其旨趣。而亦不敢以有用之精神不究其奧妙。蓋動靜之際身雖不爲藝之事。而且暮之閒心常玩乎藝之理。涉焉而不存於心。過焉而不繫諸念。其斯爲游之義乎。夫鳥之游於太空也。翩翩然翱翔自適。魚之游於江湖也。洋洋然泳躍自如。而人之游於藝也。博識乎義理。洞觀乎物情。內以潛固有之性靈。外以應無窮之世務。優游涵泳。歡然自得。亦猶魚鳥之自暢天機耳。雖然學養未深。襟期不大。未易驟臻此詣也。此聖人所以於志道擴德依仁而後念及之歟。

○振也慾焉得剛說

泰華崔巍亘古今而屹立其體。堅也。松栢蒼鬱經霜雪而如恆其本固也。君子之強健何以異是。強則不息。內以嚴惕厲之功。健則不撓。外以絕紛華之累。不分乎時之常變。亦不計乎運之窮通。而嶽嶽風規直與山河并壽。斯眞所謂剛者。若申振鳥足語。此夫熒吾之心。易吾之守者。莫如慾。慾則貪。貪則不能存心。養性不能存心。養性由是聲色不足。繼之以狗馬。狗馬不足繼之以游宴。放辟邪侈。惟所欲爲。以言乎內無敬以直之也。以言乎外無義以方之也。今觀振也私慾未祛。悻悻自好。無非以色莊釣譽之心。行其盛氣凌人之舉。剛耶否耶。然則所謂剛者何在。剛有剛之性。有剛之學。必全其正大嚴明之氣。而無所雜。克於幽獨隱微之地。而無所欺。性學盡而體用備。故可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智周乎萬物之中。而私欲不得以間。

之。力。伸。於。萬。物。之。上。而。利。害。不。能。以。搖。之。此。豈。振。之。慾。所。能。逮。乎。信。乎。剛。德。之。難。也。雖。然。剛。德。亦。何。難。之。有。惟。在。擇。善。直。養。而。已。擇。善。則。剛。之。體。可。重。而。凝。直。養。則。剛。之。用。可。積。而。充。其。得。志。也。足。以。成。天。下。之。大。功。斷。天。下。之。大。疑。立。天。下。之。大。節。其。行。剛。也。而。振。不。能。也。其。不。得。志。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之。大。道。其。守。剛。也。而。振。也。不。能。也。行。不。剛。則。有。功。利。之。紛。擾。守。不。剛。則。無。卓。立。之。精。能。此。振。之。所。以。爲。慾。也。振。既。爲。慾。又。何。剛。之。足。云。

管仲相齊說

有。有。形。之。戰。有。無。形。之。戰。有。形。之。戰。以。兵。無。形。之。戰。以。學。是。以。善。治。國。者。處。於。交。通。之。世。必。講。求。無。形。之。戰。齊。民。業。一。民。心。合。民。志。聚。一。國。之。士。與。士。戰。農。與。農。戰。工。與。工。戰。商。與。商。戰。交。戰。數。年。學。術。盛。財。政。興。夫。而。後。游。民。少。夫。而。後。食。貨。通。夫。而。後。器。利。兵。強。用。以。無。敵。于。天。下。非。迂。緩。也。誠。以。處。於。列。強。並。峙。之。世。以。有。形。之。戰。制。人。人。得。而。防。之。以。無。形。之。戰。制。人。人。不。得。而。知。之。乘。人。之。不。知。而。亟。亟。然。使。民。皆。攻。于。學。以。士。林。爲。弁。將。以。農。具。爲。劍。戟。以。製。造。爲。干。戈。以。販。運。爲。糧。餉。其。爲。謀。也。善。其。設。慮。也。深。而。後。可。雄。蓋。一。時。偉。哉。管。仲。嘗。以。之。相。齊。齊。富。強。之。地。也。魚。鹽。蜃。蛤。之。利。輻。湊。天。下。利。源。之。廣。他。國。不。能。比。也。東。瓊。邪。西。清。河。北。勃。海。南。泰。山。險。阻。之。勢。天。下。不。能。敵。也。管。仲。以。法。家。之。學。術。竭。力。經。營。深。思。晉。楚。之。雄。耽。耽。虎。視。若。以。軍。武。從。事。則。兵。政。久。疏。安。保。一。戰。而。勝。於。是。緩。圖。外。患。先。整。國。事。修。太。公。之。政。使。四。民。不。雜。處。舍。有。形。之。戰。用。無。形。之。戰。體。國。經。野。分。職。量。功。處。士。於。閒。燕。處。農。於。田。野。處。工。于。官。府。處。商。于。市。肆。羣。而。

聚焉。萃而學焉。不使見異物而思遷。不致有外慕而廢業。各安其居。各守其業。各盡其學。厥後。官山。府海。利權大興。軌里連鄉。兵力日盛。用以制荆楚。服晉鄭。尊王攘夷。其盛威雄風直追太公。而並美。嗚乎。何其盛也。迄今讀山高乘馬牧民諸篇。專言養民之道。治民之法。而國由是富強。千古富國強兵之本原。端基於此。在淺見者。猶以爲仲疏於兵事也。不知以有形之戰爲戰。春秋所同。以無形之戰爲戰。春秋所獨。管子一書。仲之陰符也。定民居成。民事仲之奇策也。三官三宰。仲之將帥也。三虞三衡。仲之千夫百夫長也。人第見召陵一役。伯業大張。而不知其肩摩。轂擊之間。已盡禦侮折衝之義。人第震北代山戎厥功丕著。而不知角技爭長之際。早盡同仇敵愾之能。管仲殆學戰之巨擘。耶。嗟乎。羣雄環峙。國際艱難。接厥病根。皆由學問之不講。經濟之不修。生財之無道。以此言戰。戰可恃乎。吾願得治國治民如管仲者。

君子矜而不爭說

儒術僞而後。門戶起。道學衰而後。公私混。縱觀三代。下學與學爭。邪正人與人爭。是非互相排斥。互相傾軋。君子用以去小人。小人藉以除君子。甚至君子與君子爭。此盛則彼衰。彼用則此去。競爭不已。勢必至內政委靡。任生民之塗炭。外交敗壞。聽夷狄之驕橫。雖彼之名位不足惜。身家不必計。而國家之受禍於此烈矣。子不云乎。君子矜而不爭。大註訓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則矜爭之分。不過毫釐之間。一意持己。不失爲君子之矜。一念非人。卽流入於小人之爭。天理人欲之間。不可以容髮可不慎哉。然自真儒不出。公理不明。鬻舍之間。門戶

相爭。勢同水火。政府之內。權勢相爭。儼如冰炭。不知倡儒學之宗風。斥邪說之異派者。是也。而儒術與儒術爭。則非引君子以共濟。黜小人之專擅者是也。而君子與君子爭。則非周秦之際。談縱橫者法蘇。張學刑名者主申韓。孟子慨然以仁義爭之。儒術與異學相爭者也。故孟子之說盛而異端之術衰。唐宋之時。清流之禍。起於前。僞學之禁。興於後。諸賢毅然以氣節爭之。君子與小人相爭者也。故小人之焰盛。而君子之勢。抵其互爲乘除。迭爲消長也。君子未嘗不歎世運流遷。亦必然之勢耳。而獨不解夫儒術與儒術爭。君子與君子爭也。或談訓詁。或明義理。談訓詁者。視義理爲迂談。究義理者。視訓詁爲末務。學界之爭。分漢宋。或爲洛學。或爲蜀黨。主洛學者。藉誦訕爲攻。計主蜀黨者。肆玩侮以凌人。政務之爭。有程蘇。此非不知君子之矜也。矜而稍失於中正。其相爭也。不亦宜哉。後世內政未修。外交日繁。爲學者。無論中西。從政者。無論大小。皆當激揚志氣。振內政之文明。發舒精神。展外交之政策。以固邦基。而弭外患。要不宜妄起潮風。蹈前人之覆轍。庶不愧聖人教人之至意也乎。

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說。

當國者。大權獨攬。萬機叢集。必事事不拂乎人情。而後宮府之間。乃不聞有敗壞之政。治是在名公。卿悉心爲國。以務屏乎爲政之四惡焉。四惡者。何一曰虐。夫設鉄鉞以治凶頑。國憲昭垂。不容姑息。殺固爲政之一端也。然必三令五申。預爲告誡。而後刑斯人之勿率者焉。則在上者。

之責。既盡斯伏罪者之心。亦安若不教而殺之。有是情乎。則謂之虐矣。謂之虐。斯惡矣。一曰暴。夫壞城。潛沼。閭閻有力。役之征爲政者。固不容不視成也。然必九重頒勸勉之文。使無荒於興作。而後可觀厥成焉。若不戒而視民之成。上不聞董督之嚴。民已獲因循之罪。有是情乎。則謂之暴矣。謂之暴。斯惡矣。一曰賊。夫國家徇鐸傳馨。大興徵發。固不能不致期於民也。然必頒令於未事之先。斯民將量力奉公。不至有愆期之失。若慢令以致期焉。令固遲之數月。期則迫以終朝。有是情乎。則謂之賊矣。謂之賊。斯惡矣。一曰有司。夫賚賞以明恩。朝廷有錄善褒功之典。與人固爲政者所不免也。然必當與卽與。不至類算及錙銖之胥吏故事。遲徊則足厭吾人仰望之心矣。若於出納間吝之焉。與人既不容顧惜。與人又不禁遲疑。有是情乎。則謂之有司矣。謂之有司。斯惡矣。爲政者皆順人情。以出治多方。教迪卽使殺而可服。民心先事勸懲。責以成而不虞。玩忽期申。以令屆期。而不至有愆。與無所疑。錫與而盡如人意。斯四惡以屏而政治以成。則朝野間頌聲交作焉。聖人因子張之間。從政告之。聖人不獨爲子張告。爲千古之從政而有四惡者告也。

言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說

天下之人。邪正而已矣。天下之言。是非而已矣。邪正分而斯人有定品。是非明而斯人無遁情。顧人類有邪正。而邪者未嘗不託正人之名。以濟其邪。出言有是非。而非者未必甘受不是之責。而任其非於此。非心有定主。邪正何由而分。非理無所疑。是非何由而明。此夫子論君子所

由以不知言無以知人爲言歟夫知人之明非易言也宜親者莫如仁人而仁人每至於疏常有未易親之勢當遠者莫如佞人而佞人每至於合常有不能遠之情甚至韜光匿采方正抱黨錮之憂埋璧沈珠名賢蹈清流之禍而羣邪秉政國幾無人抑獨何也則以不知言故且人之出言也其爲變態豈祇一端哉有所蔽者其辭諛有所陷者其辭淫有所離者其辭邪有所窮者其辭遁不思其致此之由而第見其爲諛爲淫爲邪爲遁也鳥足以知人乎蓋人心有明暗卽其言不能無得失欲識其心之明暗以定其人之高下不必以智巧窺也不必以權術察也卽其言以察其情而心之微者顯卽其言以窺其志而心之隱者見縱有時彼知其言之過也而文之知其言之非也而飾之自信足以欺也而不知過以文而愈著非以飾而彌彰而人終不受其欺也知人之要舍知言其何以哉雖然無盡心知性之功遽言聽言觀人之妙若善惡之昭然顯呈者固確乎其有據恐善惡之互相蒙混者必茫然而無憑也知人必由於知言而知言又豈可僞爲哉盡心知性其知言之切務矣

其一

辨是非之言易辨疑似之言難蓋千古聖賢君子往往藉言以宣其蘊而千古僉人滑士亦往往假言以文其姦以故聖賢言智略而世之尙變詐者託之矣聖賢言嚴明而世之尙苛察者託之矣聖賢言勇果而世之尙忿恨者託之矣聖賢言居敬而世之尙寂寞者託之矣新奇也而託於創浮麗也而託於文放誕也而託於高同流合汚也而託於隨時因物良莠並進也而

託於包荒有容。臆僞聖賢。出眞聖賢。隱矣。而僞聖賢恃其術。足以欺人。而相引日多。至於不可制矣。於此而欲辨之曰。某也。是某也。非某也。正某也。邪。冥冥乎其難之。然而不難也。蓋人能欺我。以言中之言。必欲欺我。言外之言。言中之言。卽有可遁。而言外之言。必有難掩。非智略而託智略。其變詐必有流於言之外者矣。非嚴明而託嚴明。其苛察必有流於言之外者矣。非勇果而託勇果。其忿恨必有流於言之外者矣。非居敬而託居敬。其寂寞必有流於言之外者矣。以及託於創託於文。託於高託於隨時。因物託於包荒有容。莫不各貢其眞。以待吾人之判。如是則千載以下。猶可知千載以上之言。况其爲當時一室以內。猶可知千里以外之言。况其爲同儕如是。則聖賢之言不雜於奸雄之言。而眞者日益見其眞。奸雄之言不混於聖賢之言。而僞者日益呈其僞。如是則不以聖賢爲奸雄。而表章遺書。卽崇明祀。不以奸雄爲聖賢。而刪燬異說。立罷配享。如是則聖賢知無不白之隱。而愈加勉勵。奸雄知其無可假之處。而亦思存誠。則謂知言可以知人也。可則謂知人可以維世也。亦可然言亦非易知也。必素有格致之功。剖析之力。焉。蓋言可以欺人。必可以欺理。於理之疑似無所惑。卽於言之疑似無所惑。卽於人之疑似無所惑也。孟子所以不可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良以此也。不然者。敗矣。

易其田疇。財不可勝用也說

民情惰而奢。天下所以日貧也。民情勤而儉。天下所以日富也。惰易而勤難。奢易而儉難。然嶺嶺者。岷苟聽其自息。自貧自富。而自卽於危亡。天下亦曷貴有君哉。古聖王欲民之安全。

也。則爲開利源。欲民之安。全永久也。則爲之定法制。上治風雨。下治山澤。中治彝倫。凡我民之衣服飲食冠昏喪祭。家人婦子井竈六畜靡鉅靡細。罔不周悉。若父兄之慮子弟。嗚乎盛哉。此三代所以無病民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古今富民之策。孟子數言盡之矣。後世之天下。頗虞人滿矣。弱者溝壑。而強者林莽。豈天能生之而不能養之哉。民自不求養耳。民不求養而君不能教導禁戒而使之自失其養耳。此其故大抵北人好惰。南人好奢。豈岐雍冀之間古所謂天府之國也。井田廢矣。而溝洫又湮。農其地者水旱豐歉。旣一任諸天。耕耘收穫之法亦鹵莽滅裂。而不求新理。雖有沃野。能毋變爲石田乎。此暹錯所歎爲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况使之輟耕。耨以服。征徭鬻耒耜。以納稅賦。間有一二力穡者。欲開墾荒廢。以自利。且懼三年起租之限。迫而裹足不前。奈之何。利源不塞而民不窮。且盜也。古者上下異服。老少異糧。未五十不衣帛。未七十不食肉。無故不殺牲。而羣飲有誅。其用之於冠昏喪祭者。貧者又不以貨財爲禮也。吾知其積財雖廣。然可用以敦情好斷。不得用以逞豪華。可用以建學校。斷不可用以供戲劇。况敢一譙十千。猶自謂無下箸處。酬神佞佛。牲牢賽會之費。纍纍者固不止中人。產乎舍而不禁財源。雖廣已非長久之圖矣。况乎其源從未盡開也。後有治民而患其貧者。其三復孟子之言。

其二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人君經理天下。若不探郅治之本源。平日於養民之大道。略焉不講。

一旦欲追含哺鼓腹之隆家給人足之治是何異樹木者不培其根而望其枝葉之榮乎聖人知其然起視斯民之未富也豈遽責之民哉以謂開源節流之事責無旁貸視民閒之飢寒隱隱然若心腹之疾而必欲富之而始安此古之人君所以登三邁五宅中馭外而長享太平之治也豈非務其本哉且自三代井田之法壞斯民失養在上者不知止其豪奢之念司農所入不能充用度之浩繁於是上之用愈侈下之財愈竭至戰國時人主迂視王道羣焉逞其急功近利之心而不事乎本圖無怪乎生民塗炭而帑幣告匱也孟子急起而猛省之曰易田疇薄稅歛民可使富食以時用以禮財不可勝用斯言也膚見者鮮不謂爲迂談非當時之急務然亦思養民之徻王道外無坦途乎所以古之賢王深知稼穡之艱難慮民之不獲盡力於田疇也不肯奪民之時以供公家之徻役慮民之不獲贍養其室家也不敢竭民之財以充一己之度支由是軍賓有制而經營之閒不敢侈也宴會有節而奢靡之氣不敢尙也崇儉德省浮費樹千古之型立當時之法必使下民奢侈之風爲之一變斯時不特有財可用且不可勝用也豈必人君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而民始俯仰有資哉夫兩閒之蓋藏無盡宇宙之美利無窮果能開財之源節財之流不必朝夕披理財之書而度支自不至於匱乏不必日暮求富國之策而府庫自不至於空虛其爲效也如影之相隨如聲之相應蓋有神妙莫測者矣如其不求於本源之地而欲盡地之利以爲橫征暴斂之謀卒之上下交困民財竭而國本傷矣如商鞅之開阡陌安石之議青苗其明徵也後世人主膺養民之任者不可不知所戒哉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說

水患未平民固不得安處水患既平民又無以養生坐視此下隰高原不闢荒蕪以興種植致使億萬姓之仰有所事俯有所畜者朝無以爲饗夕無以爲殮咸啼飢號寒而不可以卒歲古帝王忍出此哉舜於是命契爲后稷之官教民以開田也教民以布種也教民以春而耕也教民以夏而耘也雨暘寒煥之不齊教民以順天之序瘠薄肥饒之迴別教民以相地之宜由是真耒耜置耨鋤咸出作于田疇以大興乎穡中秬秠植矣糜芑育矣黍稷擢秀矣重穆叢生矣寂麥禾麻春華秋實矣桑柘村墟之際田原鱗次之間十里聞香早熟紅蓮之稻西風納稼咸儲白屋之糧問猶有仰無所事者乎無有也聞猶有俯無所畜者乎無有也問猶有朝無以爲饗夕無以爲殮者乎無有也禾麻已熟也菽麥已登也重穆已穫也黍稷已升也糜芑秬秠已穰穰滿家也粒食既興不起無欺之歎厚生有政時聞鼓腹之歌于是起視斯民固莫不怵之舞之以廣夫大有之年而拜手稽首以謝此仁人之賜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至爲諸侯度說

天下之患莫大於居民隔閼蓋下之情不達於上則閼閼之疾苦莫望撫恤於政府上之情不達於下則廊廟之恩膏難期普被於草野大臣事主必欲復三代之盛軌躋人民於仁壽其惟務通上下之情乎所以巡狩之典晏子爲景公言之孟子爲宣王備陳其君臣問答之辭意以此歟當戰國之時功利中於人心干戈徧於天下小民之困苦流離岌岌乎不可終日舉凡民

間之利病。風俗之純駁。政治之得失。皆無從過問。孟子迺急起而拯之。且假手於齊。以拯之。拯之道。惟是舉先王之所以巡狩諸侯。所以述職者。使人主知其爲民故耳。豈他求哉。特是周自東遷而後。天子深居簡出。諸侯裂土而王。巡狩述職之盛事。省耕省斂之善政。陵夷衰廢。非一朝一夕之故。必欲舉古典於已墜之餘。恐聞其說者非笑爲迂闊。卽避席而遜謝弗遑也。孟子雖極言其效。究何補於國計民生之大哉。而何幸昔者齊景公有觀於轉附朝儻之間。其大臣晏子已有巡狩述職之對也。其時景公欲遶海而南。放於瑯邪。雖不必遽比先王之觀而宴子爲之備陳。先王之制是卽以先王望景公矣。能以先王望其君。愛君之至也。故孟子於此不必鋪張其事。誇大其辭。卽以景公之間晏子。晏子之對景公者爲之詳引其說。而先王之典已可得其旨意之大略矣。嗟嗟。聖帝明王不廢遊覽之舉。庸君中主常樂遊晏之事。而一則民樂之一則民怨之。則以愛民與不愛民故耳。然則後世之君天下者。與其快一己之欲。馳騁乎山林藪澤。以疲吾民。何若法先王之意。而務通上下之情也哉。

齊景公有馬千駟。至其斯之謂與說。

吁。嗟乎。富貴貧賤之交。最足驗人之德行也。不修德。雖生前富貴。死後卽與草木同腐。能修德。雖生前貧賤。死後可與日月爭光。然則富貴貧賤。不過人身之幻境。於學者毫無增損也。觀四千年之史。乘智愚賢不肖不啻天淵者。莫不視修德爲轉移矣。不觀齊景公與夷齊乎。夫景公富有千駟。貴爲諸侯。宜有可稱矣。夷齊恥食周粟。餓死首陽。宜無足稱矣。乃一則顯赫在生前。

寥落在身後。千駟反覺其汗顏。一則全節在一時。而高風在千古。首陽且爲之生色。可知生人不朽之業。誠與所遭之境無關。不獨景公之湮沒。非千駟足以相累。卽首陽之高節。亦豈以餓顯哉。無可留於千駟之外者。而千駟乃輕矣。有不沒於餓之中者。而餓亦千古矣。說者曰。景公如此。其尊榮也。夷齊如此。其窮陋也。景公之乘堅策肥。夷齊能如是乎。景公之鐘鳴鼎食。夷齊能如是乎。居非所居。食非所食。卒至窮餓而死。而謂民到於今稱之。吾不知其有何善足稱也。然而君子之處世務。其大不志其小。明其道不計其功夫。以千駟之國。君較首陽之餓。夫其迹似不侔矣。而稱之者。乃在此不在彼。何也。誠以無德者雖富貴。不傳有德者雖窮陋。必彰然知富如景公。生之日卽死之年。異如夷齊。死之後猶生之天。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彼世之不知修德者。蓋三復乎此言。

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說自來。卓識宏略之士。不克遇。從諫如流之主。信任之。以盡其才。一旦當強國詭謀。賂重言。甘乘機。以并吞我土宇。亦惟坦然袖手。不顯揭強鄰之陰險。爲危言悚論。以沮君貪得之心。而聊盡一日爲臣之責。則遇不足與有爲之君。固如是矣。不然。如百里奚者。當仕於虞之時。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亦豈不知晉之賂虞。以假道。固晉之爲伐虢。計晉之假道。以伐虢。卽晉之爲取虞。計哉。輔車相依之說。奚未嘗不洞然於衷。而可一入告虞君也。唇亡齒寒之談。奚未嘗不見及於此。而可以一力爭虞君也。虞國不臘晉。不更舉之勢。奚未嘗不熟

計於胸中而可以一言沮晉國之謀破虞君之惑也竇賂焉貪力擯強鄰之獻情詞彌切冀回庸主之心獨一宮之奇也歟哉無如虞君不惜先人所畀之士疆祇貪大國所遺之寶物以宮之奇少長於君恩情素合一時舉晉人之計剗切陳告冀君得一破其迷猶復諫自用若此奚也亦何能爲而必犯顏以極諫哉諫之而聽固不妨于一諫諫而不聽又何用此一諫也虞君固不足與有爲之君奚之在虞亦久不樂爲虞用矣垂棘之璧也屈產之乘也晉人拱手而獻也虞人開關而迎也君之惟晉命是聽也焉用諫爲彼宮之奇慷慨廷爭不肯如奚之自安隱默猶不能使其君却晉賂而不用拒晉人而勿納以致璧則猶是而馬齒加長晉苟息得從容以取諸外廡焉良可慨已

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說

讀聖賢書學何事民物胥歸胞與之中有天民責虛生行道時切得君之想古大儒學成而仕擇主情殷既不合于鄉邦爰舍之而他適執一策以倉皇就道擬此行必身置青雲故雖逾越關山歷試旅人之况停驂館驛儘多庭見之儀其失位也既等諸侯之不保國家其載質也亦猶農夫之不忘畎畝間嘗觀鋤雨犁雲之子炙膚斲足之倫終歲勤劬經營種作備耕耘之器具以待用於田疇泊乎擇地而居舉家遠徙昔既業農茲胡忍棄其春耕也其夏耘也猶是鋤雨猶是犁雲猶是炙膚斲足則一切田家之器耕耨之資罔勿載之與俱焉農固以力田爲

業者也。士之業在行道。道之行也。惟得君而後可。假以權君之得也。在見君。必先以將其禮者之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此執以見人之禮也。士之爲行道而圖君也。一國不足行其道。則去而之他。郵亭迎稅。駕之賓。華屋論當時之務。與侯王晤。抗禮於庭。脫非載質以行。將羈旅之臣。不能咄嗟立辦。斯時君之遇。雖降而見君之禮已失。見君之禮既失。則君之所以信士者不深。即君之所以用士也不果。士之於君。既有所不合。即士之抱道亦因以不行。是士無君也。士而無君。士可不皇皇焉求得君乎。士可不皇皇焉求得君而載其質以出疆乎。質爲見君之禮。即爲行道之機。亦猶鋤雨犁雲者之不忘力穡也。亦猶炙膚鞞足者之不棄耕田也。雖出疆而不舍其耒耜也。觀于農而士可知矣。周霄議之。孟子因而曉之。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則天下之民引領而望之矣。說

苗得天之雨而後可以不槁。人得王者之不嗜殺而後可以生物。與人其情同。其理同。也是故天之不嗜殺也。當七八月之間。亢陽鬱蒸。旱乾爲患。瞻彼中田。則苗之挺秀者。而將憔悴矣。儻新者而幾傷殘矣。欣欣向榮者而近於不可拯救矣。以爲天之何嗜殺夫。苗若此。乃未幾雲容晝合。遙空之黶黷紛披。雷送千峯。下土之恩膏悉沛。維時起視。良苗覺向之將憔悴者。而又挺

秀矣。向之幾傷殘者，而更懷新矣。向之近於不可拯救者，而依然欣欣向榮矣。使非天之作雲，下雨，曷克臻此？是苗之得返槁爲興者，皆天之不嗜殺故也。天豈惟不嗜殺夫苗？天又不嗜殺夫民也。天之不嗜殺夫民，且更有甚于苗也。天生民，天必生一不嗜殺之君，使之操不嗜殺之權，行不嗜殺之政，生之成之，教之養之，不流于憔悴，不卽于傷殘，不至於不可拯救，而後天之廝始畢。無如戰國時之民，一猶苗之在七八月間也。其厲氣之鬱蒸，亢暴之爲患，億萬家皆憔悴之形也。千百族悉傷殘之象也。林林總總之儔，亦幾於不可拯救也。嗜殺之君之紛紛皆是也。民之望治切矣。待澤殷矣。有能爲天下雨者，以拯救之，免斯民之傷殘，祛斯民之憔悴，則不嗜殺之君一出，舉世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咸欣然色喜而相告曰：「今而後庶幾有時雨降之也。」以之視勃然而興之苗，將毋同。

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 惟義所在說

孟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是發明孔子之言也。何以知其然？曰：論語憲問章言：「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孔子數言卽孟子言大人之反對。孟子生平願學孔子，無事不以孔子爲圭臬。如論博學詳說，將反說約，與孔子言博文約禮同論鄉愿德之賊，與孔子言色厲內荏同。茲論言行亦本乎孔子。蓋戰國時異端並起，孔道將湮，孟子極取其義而發明之一則憲章聖教一則力抵時非。孟子眞私淑徒也。夫人生所最重者言行而言行得當者則爲信果。信與果言行之正道也。然有心求之或反失於偏，無心求之或反出於正。譬如權量無心於輕重。

多寡也。而其輕重多寡自有一定者。在譬如準繩無心於長短曲直也。而其長短曲直自有一定者。生其故。維何曰義也。義爲天下之權量準繩。萬有不齊。因物付物。不可預決於事前。不可游移於臨事。此卽孔子所謂義之與比也。天下事有不得不然者。非吾然也。義也有不得不否者。非吾否也。義也有不得不從者。非吾從也。義也有不得不違者。非吾違也。義也。知義則無執拗。無剛愎。無鶴的。無模稜。當信而信。當果而果。是爲信果。反是則尾生之抱橋。在彼以爲信。不得謂之信也。老子之守一在彼。以爲果。不得謂之果也。大人合乎時。宜可經。可權。可常。可變。不私師於我。惟師於道。故禮云。君命召。不俟駕而行。至託辭以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此言不信也。去齊三宿。而出。書至王。不留行。然後浩然有歸志。此行不必果也。信與果。從於經。不信不果。而全乎義。則合乎權也。孟子兩言不必與子罕。章母必同旨。豈有異哉。讀公孫丑篇曰。仲尼之徒。其自命之心。吾於斯而益信。

○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說

戰國之天下。一不仁之天下也。辟草萊。任土地。以壓制勞民者。有之。民飢色野。餓羸。以暴虐死。民者有之。然戰國與三代同一使民殺民也。戰國之民與三代之民同一被使而勞。被殺而死也。何以戰國則亂。離三代則到治。戰國之民則怨。讞。並作三代之民則萬姓歡。慶。蓋戰國不能得佚道。生道。三代能得佚道。生道。故民有怨。有不怨耳。孟子以佚道使民一章。蓋欲維持戰國之世道也。夫天下有有形之愛。有無形之愛。有形之愛。人。一受而卽知。無形之愛。人。屢試而

始覺。佚道。生道。有形之愛也。用佚道而至於勞。用生道而至於死。無形之愛也。受有形之愛者。人共欣。受無形之愛者。人亦不怨。此其中非真能感人。真能化者。何以致此。吾嘗誦詩而知之矣。百堵皆興。鼙鼓弗勝。言事已畢。而國不責也。詩人睹此情形。尙且著爲歌頌。何云諷刺之。聞吾又讀周禮而信之矣。上地任三人。下地任二人。爲民興役。雖斃猶生。周公軫念元元。郁黍召棠同時。媲美孟子。目擊戰國之凋蔽。極言佚道。生道以維持之。意殆欲挽狂瀾于旣倒。復聖道于將來。故苦口陳辭。痛言民隱也。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斯言也。其宗旨不顯然哉。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說

嗚乎。禍者福之門也。危者安之機也。屈者伸之萌也。辱者榮之階也。自古以來。膏粱中無子弟。貧窶中有聖賢。逸豫中無英雄。患難中有豪傑。往往然也。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語云。時勢造英雄。信哉。有奇才者。必有奇謀。有奇謀者。每遇奇境。奇境者。何疾。疾也。奇才者。何德。慧術知也。奇謀者。何達也。古今遇此境者。不知凡幾。而推類以至。盡則莫如孤臣孽子耳。夫孤臣孽子。極困苦艱辛之人也。放跡江湖。履霜草野。憂思抑鬱。困頓難伸。禍莫禍於此。危莫危於此。辱莫辱於此。德慧術知。何有哉。然而金以鍊而堅。玉以琢而完。境愈困者。心愈動。慮愈深者。識愈超。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地間。極不堪受之患。難無不積於當躬。卽天地

間極不世出之才。能何難表。諸一旦至天。心助順轉塞。爲通降大任於斯人。一舉動間而事業已成。蓋非尋常之慧也。必能於未事之先。決人所不易。決是謂德。慧亦非尋常之知也。又能於臨事之際。謀人所不敢。謀是謂術。知然後歎。當日禍之危之。辱之者。適所以福之安之。伸之榮之者也。且夫人之心性。不經磨鍊。則不瑩人之精神。不遇抑鬱。則不奮人之英鋒。銳氣不遭摧折。則不成。故困危者。顯榮之機。逸樂者。亡身之舉。醜毒有媒。未若苦其心志也。尸居坐廢。未若勞其筋骨也。肥甘饜飲。腐腸之藥。未若餓其體膚也。未光趨赴乞鄰之舉。未若空乏其身也。古今來大經大義之爲。往往成於忠臣孝子之手。若伍員重耳。其明証也。夫何待一一悉舉哉。

生之爲性說

以善人而與惡人較。其品格相去。已不知數倍。況聖人與盜賊乎。蓋上知不移。下愚亦不移。聖人之不爲盜賊。猶盜賊之不能爲聖人也。雖然。中人之資。其性相近。本之而行。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反之而行。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舜乃聖人之極。跖爲盜賊之尤。相隔不啻霄壤。中人爲善。則可爲舜。爲惡。則亦可爲跖。雖背道而馳。然亦可見性相近焉。夫性本善也。厥生之初。不與物相接。渾然天真。最能守性。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良知良能。初生卽具之矣。人或不敬其父母。不睦於兄弟者。而赤子則未之有也。人或有陰賊險狠。趨利忘義者。而赤子則未之有也。蓋人之所以不如赤子者。以其。

於世故太審物欲所蔽轉失其固有之性矣人苟推赤子之性收良知良能之効將見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如易之所謂天下何思何慮者告子之言得之矣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說

世讀孟子至此二句皆誤認不肖爲惡蒙竊非之夫以周文王之德其教化猶足自家而國豈有以堯舜之性善猶不足教化其子乎蓋肖似也見玉篇及許氏說文與書說命說築傅巖之野惟肖之肖同其意蓋以丹朱不似堯舜之仁如天智如神商均不似舜之大智大孝耳非謂惡也使果以不肖爲惡何以堯以天下讓之舜不聞丹朱與舜爭舜以天下讓之禹又不聞商均與禹爭也卽此一端可見丹朱商均絕非惡人不過不酷似其父耳夫聖之子未必聖若孔子之子伯魚是也賢之子未必賢若劉向之子劉歆是也英雄豪傑之子未必英雄豪傑若昭烈之子後主袁紹之子譚尙是也若孫仲謀李亞子伊尹之子伊陟巫咸之子巫賢韋賢之有韋元成謝安之有謝石古今誠不多覩丹朱商均之不肖其父亦何足怪

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于天下說

民不患少患無德不患小患無政故第能修德行仁則雖無尺寸憑藉之基亦安在無止不主不然則城雖高池雖深甲雖堅兵雖利米粟雖多吾恐民心不附未嘗不委而去之而瓦解土崩之禍於是乎起矣夫不觀文王乎文王固百里之小國也然以之王天下而有餘者豈有他哉亦曰修德行仁而已故孟子因小國恥受大國之命而勉之以師文王且言其效曰大國

五年小國七年鳴乎其救時之心迫而望治之心苦矣今夫戰國之世一弱肉強食之秋也舉世尙富國強兵之術而於仁義之道則以爲迂闊而難行不知仁義者根本也富強者末務也根本固則國力厚國力厚則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強而自強矣彼不尙仁義而徒誇富強者安在其不外強中乾哉故爲人君者苟能朝夕自勵奮發有爲事事以文王爲師求其可以如文王者去其不如文王者勵精圖治以寬大和平養天下之福以翼翼小心濟天下之難以任賢簡能盡天下之才以信實必罰振天下之氣勿狃於所安勿忽於所念如此則彼秦楚之堅甲利兵手挺撻之而已遠交近攻目笑存之而已雖大國小國其收効之遲速不能無五年七年之殊而爲政於天下之言固可信而有徵者也使戰國之君能用孟子之身以行文王之政則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因時利導其地大於文王其勢易於文王所謂以齊王猶反手者不將於此驗之乎獨奈何終不能用遂致孟子救時之念望治之心徒託空言而無補嗚乎是豈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乎胡獨使我孟子不見用於世以實行文王之政而僅以師文王期當世也。

君子用其一緩其二說

上出令以治民民出賦以奉上此古今中外有國家者之常法也然同此取民之常法小人用其法以理財則民亂而國危君子用其法以征賦則民安而國治豈小人加派於法之外以剝削民生君子減免於法之中以體恤民情耶非也用法者之心異而民之感應遂懸殊矣戰國

時暴君汙吏放棄先王取民之善制橫征暴斂以虐斯民孟子遂歷言取民之法有三曰布縷曰粟米曰力役而用其法者在君子故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斯言也其爲天下萬世立取民之準乎夫布縷粟米力役三者皆先王取民之法也然此取於民而民怨彼取於民而從者非先王立法之咎不善用法之咎也必有君子愛民之心而可以用取民之法不然雖有良法都成弊政時而夏也征在布縷而粟米與力役在所必緩時而秋也征在粟米而力役與布縷在所必緩時而冬也征在力役而布縷與粟米在所必緩蓋用其一者於三者之中因時而用其一非拘執不變也緩其二者於三者之內因時而緩其二非概從裁免也取民之法猶是一緩急之閒而民之休戚遂之矣豈必滅租除稅始爲惠民之善政苛征橫斂方爲殃民之過舉哉嗟乎聖賢之言原爲後世立法而後世計臣每顯背其言而不顧者大都藉急公奉上之名爲剋肉醫瘡之計以圖中飽豈知小民終歲勞苦用其一以取民不過僅免飢寒流離之患况竭澤而漁萬民烏能聽命乎桑孔權鹽鐵算舟車遂以敝漢韓滉領轉運進羨餘卒以敝唐不皆孟子之罪人哉

惟明克允說

訟獄之事刑法行之羣倫之生命係之一不之慎則於事之重者而刑罰輕用之於事之輕者而刑罰重用之且於事之輕而情之重者而刑罰輕用之於事之重而情之輕者而刑罰重用之事重而刑法輕固不允事輕而刑罰重固不允事輕情重而刑罰輕亦未可謂之允事重情

輕而刑罰重。仍未可謂之允。此無他。不明故也。惟明夫所以構訟之事。與夫犯罪之情。夫而後。卽事以用刑罰。夫而後準情以用刑罰。事重而情亦重。固以刑罰之重者。用之事輕。而情亦輕。固以刑罰之輕者。用之事雖輕。而情適重。則刑罰不用輕。而用重。事雖重。而情適輕。則刑罰不用重。而用輕。如是。則可無不及刑之弊。如是。則可無不及罰之弊。如是。則可無過於刑之弊。如是。則可無過於罰之弊。如是。則用刑法者。固咸得其情。如是。則受刑罰者。卽無一不服。在昔有虞氏於舉命。陶之爲士師。勗之此其道。亦惟爲師士之舉。陶能之。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說

天子代天以治天下。諸侯奉天子以治萬民。此封建之制。立而朝覲之禮所由起也。然諸侯之封。苟非其人。則使之撫此民者。實所以殃民。豈天意哉。卽令得人而考課未嚴。必將怠惰廢弛。政事因之而不振。玩愒旣久。能無廢置更改之患乎。此虞廷所以慎考覈之法。而公行黜陟之典也。舜典敷奏以言。三句承上羣后四朝而言。林氏之說最爲分明。夫天子不能以一人治天下。故衆建諸侯以代之。則諸侯之政教勢不能徧觀而周知也。當朝覲之餘。使述其爲治之要。敷陳以奏。則政治之張弛。心思之勤惰。恍然可見矣。敷奏以言。考績者莫先於此也。然而言之匪艱。行之惟艱。不有以試之。徒聞其揚厲鋪張之說。恐坐而言者未必可以起而行。究無裨於國計民生之大明試以功。使夫有才者得以程其功之實。無能者不得冒以功之名。不將賢否攸分。優劣畢見哉。且夫循名而不覈實。人主必受其欺。覈實而不旌功。人心必至於弛。蓋賞罰

者人主。治天下之大柄也。脫令有功者不獲車馬之榮。衣服之賞。何以激勵人才。使之趨事赴功。而不辭其勞悴哉。故曰車服以庸。周禮謂民功曰庸。王氏訓以教養萬民等事。甚爲精確。蓋車服者所以旌異其功。若不視其功之高下。而概以車馬賜之衣服賞之。烏足以服人心乎。車服以庸者。蓋錫以車服。必視其教養萬民之功。若何夫。而後車服得旌功之用。而不爲濫賞之資矣。究之以言以功以庸者。虞廷考課之良法。而所以黜陟得宜人無異議者。虞帝考覈之實心也。世主無其心而徒欲行其法。烏能無弊哉。

其二

爲治之道在清吏治。吏治之清在嚴考課。考課廢則吏道雜。欲其有良吏不可得也。吏治雜則政治壞。欲其有善政亦不可得也。居今日而溯唐虞耳目股肱無忝厥職。翼爲明聽。各宜其勸。未嘗不獻欬太息。謂吏治若此。胡憂不治。而豈知課之有道。勸之有方。固非後世以虛文塞責者比乎。不然。帝王設車服以酬庸。而必奏以言。試以功。若吝之若惜之。而爲是慎重者。何哉。夫空言之誤國甚矣。貪者言廉。詐者言忠。欺上者言敬。剝民者言仁。言中之鬼域。幾難窮詰。竊觀晚近之世。士曰立學校。則曰學校已立矣。上曰勸農桑。則曰農桑已勸矣。上曰恤刑獄。則曰歲所活者幾何人。上曰薄賦徭。則曰歲所省者幾何事。聞其言則皆治平之言。覈其實無非粉飾之辭。在上不察。遽爲倚信。曰某某幹練之才也。某某柱石之選也。雖政績無聞。而祿位驟增。勸勞未著。而寵眷優渥。此忠臣義士所以解體而國事所以日頽也。古昔聖帝慨然憂之於述職。

之中卽寓考課之法始詢以言而有功者得以自陳繼試以功而徒言者不至冒賞故共工流驩兜放三苗竄言與功違斧鉞所必加也禹治水稷播種契嚳教功與言合賞賚所必及也中古之世所以地平天成四方風動者胥是道耳後世之天下非無攷課也漢時刺史以六條察吏歲終舉其殿最其弊也在於狗愛憎魏用劉邵之言作考課法七十二條其弊也在於徒文具唐立考功郎中之官而論次多不以實宋立磨勘保任之法而當時益以長奸法較唐虞爲詳而弊隨時代而滋豈古法之不可行哉犬抵天子不復巡狩無以見治亂之實驗諸侯不復述職無以表黜陟之大權故雖百變其法終不能一收其效耳而况變而愈厲用人開捐納之途出資多則榮膺袞冕遷官循資格之舊歲月久則顯擢清要若而人者無功可試無言可考而社稷人民之任政府遽以委之若輩曾不少顧惜焉此又吏治之壞而無以復加者也安得有實心爲國者與之誦尙書而一訂考課之法也哉

曰聖時風若說

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物之生也雨以潤之日以暄之尤必風以動之庶草繁蕪以此百穀告成以此若乃烈風告警萬物必撓識者因天道之失常遂咎君德之不立何哉謹按洪範曰聖時風若之言而知其故矣蓋嘗譯之風有天有人其在人者說命曰時乃風君陳曰爾惟風傳曰知風之自是也人之動作威儀著於身爲風範及於物爲風教而積之久遂爲風俗伯夷之風聖而清柳下惠之風聖而和根於性命之微而徵於事爲之間聖也風也兩而神一而化也願

人之聖可以自見爲風而天之風或疑無與於聖則正不然且君而旣聖矣諸福之物可致之
祥莫不備至而獨驗之風者從其類也蓋聖本於思屬土風行於地亦土聖之思動而爲陽風
之氣動而亦陽聖則通通則無捍格之虞而風尤善入聖則明明則有爽快之意而風最宜人
時而春風告至也一呼而萬彙以煖合乎聖之仁焉時而秋風告至也一噓而萬彙以枯合乎
聖之義焉且定時成歲者聖風則應候而不忒功成作樂者聖風則從律而不奸使謂風不關
乎聖也則太平之世何以五日一風而中國有聖人何以風不鳴條歟嘗觀天人相與之際其
感應之機至神亦至捷周公之避謗而東也舉朝慙之成王亦疑之而禾偃木拔遂天大有雷
電以風之變迨悔悟郊迎而旣反風木之偃者興木之拔者立歲以大熟夫人主一念之精
誠尙足以消戾氣而迎祥和矧聖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風伯有不
效靈者乎則休徵之應非偶也宜也或者曰思包言貌視聽而無不賅統水火金木而無不備
聖則肅又哲謀咸合其宜卽雨暘寒燠疇呈其效其理固然究之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
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無不順聖與風尤相近以故虞舜譜薰風之曲而解慍阜財召公視
飄風之詩而君咨臣警此物此志也人主參天地贊化育風動四方尙其求皇極之建講作聖
之功也哉

德日新萬邦惟懷說

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小民之愛戴而民每怨離莫不欲萬國之來歸而人常背叛卽使近者

繩之以法令。遠者脅之以兵威。而民之怨離者。如故人之背叛者。如故。此無他。知以力服之。而不知以德服之也。昔仲虺不嘗曰。德日新。萬邦惟懷乎。夫德者。人所同具之理。至明且新也。但氣稟拘於先物欲蔽之。於後。於是而明者。暗新者。污不有以明之。而暗者。愈暗。不有以新之。而污者。愈污。特是自新非難。而日新爲難。至聖如成湯。何至不新。其德而銘盤。自警不忘。觀感之助。則仲虺之論。非謂修德之不可怠哉。且聖王修德。非必欲服萬邦之民。制萬邦之衆也。而大德既修。卽遐荒絕塞。亦莫不航海梯山。納琛獻贖。以游於聖人之宇。而切其歸從之念。俊德之克明也。萬邦昭協。和之慶。文德之誕敷也。有苗傾依附之忱。以是知萬邦之懷。亦視其德之盛衰如何耳。不然。威足以畏之。利足以誘之。而必欲感之以德者。蓋畏之以威。威之所不及。則不足以制之矣。誘之以利。利之所不繼。則不能以服之矣。而德之感人。也。淪肌浹髓。百世仰其風心。悅誠服。千載慕其義。况聖人之德。猶不僅以萬邦之懷。而始新乎。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傳曰。在明明德。不與仲虺之言相發明歟。

○爲善不同同歸於治說

天下之人不一。而其好善之心。則一。斯人之質多殊。而其向善之念。無殊。聖人出而萬物觀型。皇極建而天下遵路。豈必爲牢籠之術。強民之就我範圍哉。祇此惟忠惟孝。以居心克勤克儉。以布化然後建邦。啟土而小民遂仰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矣。蔡仲曰。爲善不同。同歸於治。旨哉言乎。夫民心之向背。惟視上之政體如何耳。其示之文法者。迹也。而施之德惠者。實也不循。

其迹而務其實。則廟堂之擘畫。隱與窮檐。有息息相通之勢。故欲治其國。必先爲善。未有善既著而國猶不治者。吾觀堯舜禹湯文武之朝。固有歷歷不爽矣。夫明峻德。親九族者。堯之善也。明庶物。察人倫者。舜之善也。乃一則萬邦著協和之慶。一則四海徵風物之休。雖不同者。善之迹而無不同者。治之神也。至於禹以祇承而聲教四訖。湯以建中而表正。萬邦爲善。雖不同。治效豈有不同乎。文以服事而六洲向化。武以觀政而四海永靖。爲善雖不同。治功豈有不同乎。太甲曰。德惟治。又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誠可謂千古之通義。制治之常經也。且蔡之封亦極。薄矣。蔡叔之不齒亦已久矣。仲雖賢而天下未聞裂土建國。諸侯必輕而易之一。不慎而侮之者。沸起矣。是故懋攸績。以善其內政。睦四鄰。以善其外交。屏藩王室。善於上也。康濟小民。善於下也。萃衆善以成一國之善。何至不能蓋愆。垂憲哉。迄今讀蔡仲之命一篇。於以見成王之爲。仲計不可謂不周且密矣。

輕重諸罰有權說

王者治獄。一準以情而已。不惟用刑準以情。卽用法亦準以情。一人之犯科也。固卽事以原情。兩造之聚訟也。亦卽事以原情。事苟止宜於罰。情又可以用罰。則直以罰用之。然究不可直以罰用之。凡事固有輕有重。卽情亦有輕有重。卽罰亦有輕有重。使於事與情之俱重者。而以輕罰擬之。此之謂不及。罰於事與情之俱輕者。而以重罰行之。此之謂過於罰。於事之重而情之輕者。而以重罰繩之。是祇卽事以用罰。則仍爲過於罰。於事之輕而情之重者。而以輕罰

加。之。是。不。原。情。以。用。罰。則。仍。爲。不。及。罰。過。也。不。及。也。皆。未。能。有。權。也。必。有。權。而。後。不。徒。卽。事。用。罰。必。有。權。而。後。可。以。原。情。用。罰。事。重。而。情。亦。重。固。以。重。罰。用。之。事。輕。而。情。亦。輕。固。以。輕。罰。用。之。若。事。雖。輕。而。情。適。重。則。不。能。以。輕。罰。用。之。必。以。重。罰。用。之。事。雖。重。而。情。適。輕。則。不。能。以。重。罰。用。之。必。以。輕。罰。用。之。如。是。則。可。以。不。廢。罰。如。是。則。可。以。不。濫。罰。如。是。則。用。罰。者。固。適。得。其。情。如。是。則。受。罰。者。卽。無。一。不。服。

附從輕赦從重說

三。代。而。上。禁。網。疏。闊。天。下。又。安。斯。民。蒙。和。平。之。福。三。代。而。下。名。法。繁。多。姦。僞。並。起。四。海。多。擾。攘。之。憂。是。知。刑。罰。者。治。之。具。而。正。本。清。源。必。以。道。德。爲。依。歸。先。王。知。其。然。也。於。是。寄。仁。恩。於。法。令。之。中。寓。寬。大。於。誅。戮。之。內。臨。刑。斷。獄。兢兢。焉。不。敢。稍。弛。夫。然。後。刑。法。之。所。加。迺。無。倚。輕。倚。重。之。弊。矣。王。制。曰。附。從。輕。赦。從。重。蓋。慎。之。之。意。也。然。此。二。句。之。義。不。合。上。文。觀。之。其。義。不。可。通。上。文。云。有。旨。無。簡。不。聽。誠。以。司。寇。之。聽。獄。訟。必。始。也。訊。之。羣。臣。繼。也。訊。之。羣。吏。終。也。訊。之。庶。民。後。然。決。其。輕。重。而。定。之。罪。如。其。有。旨。意。而。無。實。迹。勢。必。難。於。聽。斷。則。附。之。赦。之。之。法。於。是。乎。出。附。之。者。附。而。入。之。者。也。赦。之。者。赦。而。出。之。者。也。附。則。從。輕。赦。則。從。重。是。可。得。而。思。其。故。矣。夫。先。王。之。立。法。也。原。不。必。過。爲。嚴。酷。然。亦。不。敢。稍。涉。於。寬。縱。附。而。入。之。必。其。罪。在。疑。似。之。閒。迺。可。求。可。輕。之。刑。而。附。之。也。赦。而。出。之。必。其。罪。爲。無。心。之。失。始。宜。從。重。罪。之。上。而。赦。之。也。使。無。可。附。可。赦。之。實。而。漫。然。附。之。赦。之。則。惠。姦。之。患。未。必。不。生。於。輕。刑。之。舉。也。要。之。律。令。者。法。也。治。之。具。也。而。用。

之者要在行政者之心故必有眞精神相貫注而後罪之宜附者附之則從輕者人不以爲縱刑必有眞意氣相感孚而後罪之宜赦者赦之則從重者人不以爲養姦書曰罪疑惟輕又曰眚災肆赦不與此互相發明歟

八月斷壺說

瓜圃桑田之側平原蔓草之間有物焉鬱鬱方姿與豆花相掩映壘壘甘實等瓜賦之綿延任予求予取之來雜其時矣有野藪山蔬之味酌言嘗之所謂壺也使先乎時而斷之則其匏未熟後乎時而斷之則籬落飄零惟時商風乍涼宵露已白當此之時瓜旣食矣菽旣烹矣棗旣剝矣禾之早者旣穫矣而起視園壺荷滋培於夏雨亦成熟於秋暘膠木堪壘與葛藟以同育嘉匏可採爰落實以取材綠綺爭榮交垂碧顆惟使帶之悉絕不慮蔓之難圖爾詩所以詠八月斷壺也且夫桑則言條揚則言伐直則言叔茶則言采樗則言薪禾稼則言納而壺獨言斷者何哉壺之實旣蕃衍壺之葉亦蔓生如杖杜之輕揚似藤蘿之繚繞不能取也故壺云斷焉爾民之順時以斷壺也豈第爲旨蓄計哉爲稼稽計也萬寶已慶西成登穀幾無隙地猶使瓜壺之細物爲閭圃之蔓延將黍稷重穆之崇墉其何所置乎菽麥禾麻之比櫛又何以積乎於焉斷之百穀可以升塲收穫不虞狼戾矣爾民之勤於農有如此

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萬物覩說

易乾卦九五象辭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竊嘗尋繹其文而歎盛德感運之神也天

生聖人承天之命。法天之道。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有一人出而萬物皆親之。義化裁之。妙川氣類之感。通有順帝。則於不知不識者。大哉聖人之道乎。聖人者。萬物之表也。有聖人而萬物發育。有聖人而萬物化成。萬物非聖人將何所適。從乎親者。有精神貫注之意。極而形容之。雲之從龍。風之從虎。同一義例。雲之成也。成之於氣。雲爲水。氣龍爲水。物是雲。龍爲一類也。氣振動者爲風。物威勇者爲虎。皆有肅烈剛猛之義。是風虎爲一類也。龍吟則景雲出。虎嘯則谷風生。豈非以類相從乎。夫龍虎有知覺者也。風雲無知覺者也。以有知覺而感。無知覺。尙如響斯應。况人爲萬物之靈。得聖人而作之。君作之師。聖人體天出治。天之有五行。聖人配之以五事。天之有四時。聖人合之以四德。勸賞作當。夫雨露刑罰。有取乎雷霆。誠所謂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且聖人立世。義取乎離。先天之位。離東坎西。日月之照天文也。後天之位。離南坎北。聖人之立人極也。試觀堯舜之世。熙熙皞皞。黎民昭於燮之休。煥煥巍巍。天下仰勳名之美。猗歟盛哉。何道之隆也。一人之措施。萬民之瞻仰。雖極之遐。荒蠻服。猶將航海而來。咸曰中國有聖人。盍一聞所未聞。而見所未見。耶大哉聖人之德。感運之神也。天生龍虎。所以感運乎風雲。天生聖人。所以感運乎萬物。然則聖人者。殆亦雲中之龍。風中之虎歟。

其二

天生龍虎。必有風雲。天生聖人。必臨萬物。自愚者觀之。豈不謂蒼蒼之雲。莽莽之風。蚩蚩之氓。

皆隨天地大化以爲消長盈虛而無待乎或爲之先者哉不知雲無龍則無以禱其蒼狗黃羊之態風無虎則無以振其怒木鳴竅之雄萬物無聖人則無以啟其開化文明之治雲也龍也風也虎也聖人也萬物也豈非相需甚殷而不容乎或離者乎是以孔子於易之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下而繫之辭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誠以聖人者萬物之表也龍虎者風雲之導也有萬物而無聖人則天地否塞君子道消而羣倫將無以自存有風雲而無龍虎則雨暘失調大氣乖戾而羣倫將無以爲生是以聖人言雲則謂之從龍言風則謂之從虎言萬物覩則必待聖人作蓋天下之物雖萬殊而要不外乎一氣之感召有龍虎則風雲從風雲者龍虎所感召者也有聖人則萬物覩萬物覩者聖人所感召也既有所感召則其各從其類若或驅之其聲氣之應求若潛率之是故湯以德率天下鳴條之役不期而會者萬國武以德率天下牧野之役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漢高除秦苛法而天下景從光武除莽苛法而關中響應茲數君者豈嘗有心號召天下天下始歸心哉良以德盛而民化其感孚之速有不期然而然者是以聖人設其象如雲之從龍風之從虎夫雲也風也雖從龍虎猶可謂之天地之化機若聖人作而萬物覩則必然之勢也不觀之聖人在上愚不肖者教之賢智者嘉之乎教之則固足以化其糝俗嘉之猶足以臻上理之風所謂萬物覩也覩者人不分賢愚皆得霑聖人時雨之化也由是以言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吉豈非乾道之至純者乎

其二

宇宙如此其大也。九州如此其廣也。林總如此其庶也。萬物如此其蕃也。而何以同聲者相應。同氣者相求。不待教而能不必學。而致思之思之。又復思之。蓋有感應之理。焉。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此言。何謂也。曰。是即所謂感召之理。其言聖人作而萬物覩者。所以釋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義。其言雲從龍。風從虎者。因物起興。以明天地間各從其類。相感萬物。爲聖人所感。故莫不相覩爲快也。試申其義。夫龍嘯氣成雲。故龍興則雲騰。虎長嘯生風。故虎行則風動。旣曰龍雲從之矣。又曰虎風從之矣。物理之感。應猶且如此。而况聖人爲人類之首。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巍巍乎。蕩蕩乎。德化之所被。聲教之所及。有不四方風動雲集。景從者乎。今夫天下事物之理。雖千端萬緒。變態風雲。要不外感應二者。礎潤而雨。月暈而風。銅山崩而洛鐘應。蠶吐絲而商弦絕。此非物類感應。雲龍風虎之謂乎。四岳十二牧。非放勳之堯。不登禹稷契皋陶。有重華之舜。乃舉伊萊。不事桀。而事聖教之商。湯望散不歸殷。而歸謨烈之文武。此非人類感應。聖人作而萬物覩之說乎。推而下之。漢光武規復舊制。父老喜見漢官威儀。唐太宗開館延賢文學之士。爭相奔赴。宋太祖爲人望所歸。明太祖屈明流入。見蓋一代肇興。帝王御宇。六合四海之內。未有不引領翹企者也。清御纂周易折中。引朱子語錄之言曰。有如是君。必有如是臣。細譯其言。然後知聖人作而萬物覩之言。實古今不易之理也。天生龍虎。必有風雲。天生聖人。必臨萬物。感應之理。有以哉。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說

昔聖人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而作易焉。人始父母卦卽首乾坤固明人道之所始。亦以覆載之功爲天地惟大也。顧天地爲否否者塞也。卽易之窮也。地天爲泰泰者開也。卽易之通也。蓋凡物有剝則有復有長則有消有凶則有吉有動則有靜反覆不窮變化無已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是故天地不能皆泰泰極則否亦不能終否否極則泰由泰而否由否而泰天地之變象也。易之道亦然易不能皆通有時而窮亦不至終窮窮極則通由通而窮由窮而通大易之變化也。天地有變象天地卽無時或息易能變化易卽可久且長聖人法天地以立易象又由易象而推之事功故曰功業見乎變變通者趨時者也。孔子於繫辭下篇之二章旣言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矣而又申之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明黃帝堯舜之事功本於易象也。且夫聖王之制作百世而無弊者也。夫旣無弊又何必更且更之不善反多叢脞之虞轉不如不改爲善此天下所以守舊者多而更新者少也。不知古今異宜隨時通變時不當變而強變必大拂乎人情時當變而不變轉不免因循以致誤若是者固不可以治世亦未知大易之本義也。易窮則變見易之本不變也特不過因窮而變耳。變則通言變非徙變也必有以成之而使之通惟其善於變又善於通故能久也。今夫風雲雷電時而有時而無日月星辰時而隱時而見造物亦何嘗有定象哉然而不失乎爲天地者非以其能變化歟。惟易亦然時而吉時而凶時而消長時而陰陽不測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之變化近於神矣非然者造物常有風雲雷電常見日月星辰而有時

或無或隱則天地否塞矣。易有吉而無凶，有消而無長，有陰而無陽，則易終窮矣。尙何久之足云。易之曰化之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黃帝堯舜之制作，殆由易之言而善變通者乎。有治世之責者，能通其義，自無守舊更新之流弊矣。

通其變使民不倦說

詔天下之民而相告曰：凡一切禮樂制度，革從前之積弊，與爾民而一新之，而民不之應，詔天下之民而相警曰：凡一切禮樂制度，革從前之積弊，與爾民而一新之，有不從者，罪無赦，而民仍不之應，其民之所以不應者，是民之倦於變也。卽變之不能通也。惟度天下之勢，揆天下之務，不能猶循古者成法，以相安於狃獯渾噩之風，樸質者變之以文章，簡陋者變之以明備，使民之耳目視聽隨俗尙，以維新使民之知慮精神與風氣以爲轉，不待告誡之煩，嚴威之迫，而民自懽欣鼓舞，遵帝王之政令，一洗曩時之混沌而煥然開世宇之文明。其黃帝堯舜數聖人之治乎。黃帝堯舜紹羲農之業，敷洪鬯之德，開草昧之乾坤，與羣黎更始，垓塿寥廓，蒸蒸日上。新九宇，渾元雍雍，丕變蓋是時之民，莫不饗乎舞而軒乎鼓，以仰承聖天子之開物成務，而如風偃草，如響斯應焉。非黃帝堯舜委心積思，蓄意垂憲，以極天下之至變，曷克至此。於以頌黃帝堯舜數聖人之化於以歎黃帝堯舜數聖人之神。

窮理盡性說

宋儒之言性也，以性爲卽理，性無不善，理無不正，理也者，性之德也，性也者，理之原也。離而言

之。理。自。理。性。自。性。性。理。似。爲。兩。途。合。而。言。之。理。卽。性。性。卽。理。性。理。實。爲。一。致。其。義。可。析。諸。易。之。說。卦。曰。窮。理。曰。盡。性。窮。者。有。極。其。精。微。之。義。盡。者。有。保。其。主。宰。之。天。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卽。條。理。不。紊。之。謂。條。理。之。秩。然。禮。之。著。也。條。理。之。截。然。義。之。著。也。中。庸。之。文。理。樂。記。之。倫。理。莊。子。之。天。理。韓。非。子。之。勝。理。之。訓。協。於。天。地。之。德。順。乎。人。物。之。情。得。其。平。而。得。其。節。者。卽。謂。之。理。卽。謂。之。窮。理。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孟。子。以。人。性。譬。之。湍。水。先。儒。謂。性。有。義。理。氣。質。之。別。義。理。之。性。秉。之。於。天。氣。質。之。性。化。之。於。物。盡。其。性。者。則。復。天。理。而。祛。人。欲。矣。理。爲。性。之。後。天。性。爲。理。之。先。天。盡。之。一。已。則。爲。性。窮。之。萬。物。則。爲。理。與。性。殆。一。而。二。而。一。者。也。天。下。無。性。外。之。理。亦。無。理。外。之。性。孟。子。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知。天。不。卽。知。理。乎。天。地。之。大。事。事。物。物。擾。我。者。何。窮。偶。爲。所。擾。卽。謂。之。滅。理。動。我。者。無。盡。偶。爲。所。動。卽。謂。之。失。性。理。滅。而。性。亦。無。存。性。失。而。理。亦。不。守。窮。理。之。君。子。何。時。而。不。盡。性。盡。性。之。君。子。何。時。而。不。窮。理。試。以。理。性。分。言。之。也。可。而。合。言。之。也。亦。可。

其二

聖。賢。學。問。之。根。抵。不。外。乎。性。理。兩。大。端。性。者。人。所。秉。之。於。天。理。者。天。所。賦。之。於。物。孔。門。言。率。性。蓋。本。此。性。而。率。循。勿。失。也。又。言。格。物。致。知。蓋。卽。物。以。明。理。也。而。易。之。說。卦。則。曰。窮。理。曰。盡。性。夫。理。有。萬。殊。性。惟。一。致。萬。殊。者。勢。必。不。能。窮。一。致。者。勢。必。不。難。盡。又。何。須。鄭。重。以。言。之。曰。窮。理。盡。性。故。不。知。人。所。秉。於。天。者。爲。性。性。卽。理。也。天。所。賦。於。物。者。爲。理。理。卽。性。也。細。言。之。則。凡。含。生。負。

氣者莫不有是性。即莫不有是理。大言之則凡陰陽之所嬪。五行之所化。莫不有是理。亦莫不有是性。夫然則理也。性也。粗之則爲愚夫愚婦之所能窮。能盡精之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窮。不能盡。世有平居靜默之人。怡然若自以爲與天地同化。與萬物同育。能無有矜域之懷。及至利害交前。即憬然而懼。惶然而失色。此其故何哉。理不窮則不明。性不盡則無以爲窮。理之地是以雖有耳目手足之官能。而不能不蔽於外物。以人而爲物蔽。其何以繫綱常而順天命哉。嗚乎。世風不古。士習日濟。持堅白異同之說者。充滿天下。求其究心於天理之常存心於萬物之表。在朝不失爲端人。正士。在野不失爲讀書養氣之賢。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其二

性理之學發明於宋儒。然其言多屬空談。近於老子清淨無爲之一派。而非古者窮理盡性之至義。天下無性而非理。又無理而非性。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其中有理存焉。節而不過。則依乎理矣。理者節其性而不窮人欲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惑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能使吾人之欲在在依乎天理。孔子之謂恕。大學之謂絜矩。即窮理之義。即盡性之義。窮理者豈必失於理而始復乎理。盡性者豈必戕其性而始反乎性。無時而不守其自然之理。無時而不守其自然之性。恍惚之或疏。幾微之偶懈。是即失其理與性之真。以天下之理而合乎吾人之性。以吾人之性而周乎天下之理。必窮其理而後知性之所盡。必盡其性而後知理之所窮。窮理

之君子未有非盡性之君子。盡性之君子未有非窮理之君子。本其性分之天情乎。天理之正由是而化。參陰陽德配天地無不於是。基之所謂以至於命。又爲性理之窮極者矣。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說

天下有兼萬物無不包。亘終古無或息者。其惟道之實乎。夫道有其統。卽二氣之分。著於兩間者。是道有其神。卽二氣之迭運於六合者。是然有其統而無其實。則道之分著皆虛。虛卽恍惚而無憑也。有其神而無其實。則道之迭運者皆幻。幻卽微渺而難識也。其識維何。驗之於大業盛德。大業盛德謂何。徵之於富有日新。何謂富有。載振華嶽河海無重洩之虞。鼓舞鳥獸草木無生。成之迹。何謂日新。轉旋日月星辰無凝滯之象。驅遣風雷雨露無停息之時。不但此也。推富有之量。二帝開草昧而文章日出。魏煥之光。三王啟明堂而禮樂垂成。太平之象者。莫非斯道所彌綸也。充日新之功。羣聖人之好修而薪火遙傳於曠代。諸先儒之積學而俎豆永壽於名山者。又皆斯道所貫注也。富有若是。是非大業之謂乎。日新若是。是非盛德之謂乎。業尤大者。人日起居飲食於道之內。而第頌天地以長養之名。頌帝王以創造之名。頌聖賢以訓迪之名。頌父母以教誨之名。而道卒莫得。以名著也。德尤盛者。人日洗滌被濯於道之中。而但以玉成之功歸之天地。維新之功歸之帝王。教育之功歸之聖賢。庭訓之功歸之父母。而道更莫得以功新也。夫豈道之不幸。歟。抑亦道之顯而爲大業。藏而爲盛德者。巍乎煥乎。杳兮冥兮。莫能名而天下之名皆其。名莫能功而天下之功皆其。功也。此道之實而可以兼萬物無不包。亘終

古無或息者也。向以爲道之統皆虛器也。而今則定厥宗旨矣。向以爲道之神皆幻境也。而今則得所眞宰矣。君子於是知課實之學又爲千古悟道之基。

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說

今天下紛紛議易民俗矣。設使朝下一令暮懸一書曰：凡民間一切舟車之器服食之物，革從前之舊制，與爾天下之民而一新之。今天下紛紛議易民宜矣。設使朝下一令暮懸一書曰：凡民間一切口體之供，作息之故，革從前之舊制，與爾天下之民而一新之。夫民自祖若宗之居是土以來，已不知幾千百年也。漸而習之，便而安之，遂成一俗，胥覺其宜。且四維至大九域至廣，一地一俗，一地一宜，遐邇不同，彼此迥別。今欲普天下之民，不以民之俗爲俗，必以上所創行者爲俗，不以民之宜爲宜，必以上所設施者爲宜，剴切以諭之，而民勿之，率嚴厲以迫之，而民仍不之率，無他情，勿順也。情本斯民，所各異，惟理可措，一世於大同三綱也，五典也，禮樂政刑也，四維雖大九域，雖廣一人不能外乎三綱，卽人人不能外乎三綱，卽人人不能外乎五典，卽人人不能外乎五典，一人不能外乎禮樂政刑，卽人人不能外乎禮樂政刑，理固一致也。上誠有教以化之，有政以導之，則翕然同風而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矣。禮王制一篇，固古王者治天下之制也。古王者之制天下，則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說

學人涉世持躬一主於敬而已。一本於愛而已。然主於敬而有時或涉於狎，則狎足妨敬而敬

弛本於愛。而有時或生其畏。則畏足妨愛。而愛亡。是在法乎。賢者賢者之持躬涉世也。無不以敬行之。無不以愛行之一於敬而狎不足。以妨敬。即狎中仍有敬。一於愛而畏不足。以妨愛。即畏中仍有愛焉。是故不法賢者。則於人倫。酬酢之間。始焉以意氣相許。而生欽慕心。繼焉以暗對無常而生玩忽心。終焉以戲謔成仇。而生戕害心。交道之不終敬之不能持於久也。乃此狎之一弊。妨之也。始焉知教養俱深。恩而本一心。爲感戴。繼焉悟君親有定分。而以一念切悚。惶終焉以震怖。親情而遂一朝開叛。亂人綱之抱缺。愛之不能貫於終也。悉此畏之一弊。妨之也。惟狎乘以敬狎焉。而不敢其嫌。習近之交。遊飲以溫恭之至意。畏劑以愛畏焉。而不流於背尊嚴之氣象。寓有感慕之眞誠。故敬防狎。至朋儕不聞有隙。末之虞。愛在畏中。君父不至有棄遺之故。是持躬不及於私也。是涉世悉本於公也。敬之愛之。誠令人思賢者不置也。

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說

王者治人以禮治之而已。人有回邪以禮釋之。則曰忠。則曰信。是禮之體也。人有美質以禮增之。則曰義。則曰理。是禮之用也。禮之體藏於內。禮之用發於外。藏於內者不藉乎緣飾也不事乎鋪張也。惟寓以至誠之意。求諸至實之中。雖在豚魚猶可格之。雖在金石猶可開之。此之謂禮之本。發於外者循乎事之自然也。準以天之當然也。凡子臣弟友之間。日用尋常之際。舉動無舛爰形。裔裔之觀。因應咸宜。聿著煌煌之采。此之謂禮之文。本者文也。忠信也。義理也。固盡人所同具者也。一人有是忠。即人人各有是忠。一人有是信。即人人各有是信。先王制禮以治

人心祛其私。裹其天良。油油然一忠之所復萌於內也。涇涇然一信之所蘊蓄於中也。如是而禮之大本以立。一人不能外乎義。即人人不能外乎義。一人不能外乎理。即人人不能外乎理。先王制禮以爲人用。但使之盡乎人。但使之順乎天。釐然大義之無一毫紊也。秩然名理之無一日昧也。如是而禮之至文以行。若徒飾於外觀。而無忠信以實於內。則文雖行而本不立。徒襲其內美。而無義理以見於外。則本雖立而文不行。是先王以禮範天下之人。而人自外於禮也。本與文可偏廢乎哉。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說

悟道者學也。傳道者教也。學所以成己。教所以成人。徒知道之淺而不知道之深者。不可以悟道。尤不可以傳道。故自古好學之士。知道之深而猶以爲鄙陋。知道之精而猶以爲空疏。斯人也是真能悟道以成己。傳道以成人者也。禮學記云。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斯言也。誠可爲學者教者之金石也。顧何以世之悟道者。暴棄自甘。無以完秉懿之德。傳道者。記聞未擴。無以應問難之求。而猶詡詡然曰。吾成己之學至矣。何至有不足之患。吾成人之學精矣。何至有困難之虞。豈知成己之功。無盡成人之道。亦無窮。歷一境更有一境。閱一程更有一程。是難足者。莫如學。易困者。莫如教。彼謂其學已足。而不至困於人者。殆未深知學之難。盡而教人之道未易耳。惟歷其境者。知學之難。盡而不敢自恃也。雖朝夕惕厲。猶恐不足。知教之難者。不敢自矜也。雖化導有方。猶恐困辱。故必學然後知其學之不足。教然後知其道之未周也。在物權然。

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人之求道也。未學之先。不知學之足與不足。未教之先。不知教之困與不困。至學而教人也。則其不足之處。自見矣。困難之道。自顯矣。夫學者自學也。教者教人之學也。一己之學。苟形其不足。而教人以學。安得不困哉。蓋學爲教之本。教以學爲歸。不足爲困之基。困卽由於不足也。故未有學既足而教仍困者。亦未有學未足而教不困者。語雖二端。實相因爲用也。學者豈可不慎乎。惟知其不足。然後無不足之患。惟知其困難。然後無困難之虞。方不失爲悟道之人。而亦不失爲傳道之人矣。

周官分職最繁。儒者以爲周公致太平之書。後世設官無此詳備。或多指爲冗員。其故安在。試詳其說。

人主所恃以體國經野。宅中馭外者。惟是設官分職。使官無廢事。職有專司而已。周官一書。言官制者甚詳。然今日內官之統轄。旣無周官之繁密。外官之建置。更無周官之鎖細。而議者交口言裁併冗員。何也。爰揣其故。約有三端。一曰流品之太雜也。成周官人。上自天官冢宰。下至州長黨正。莫不視其才略之大小。品行之高低。而授之以職位。非虛授之也。凡以覘其能耳。後世捐納之途。開保舉之說。起徃徃。位居顯要。卽以兵刑錢穀之務。而茫然不知也。身紆青紫。間以天人民物之故。而默然莫對也。經濟非所嫻。學問非所蓄。而官之冗名。自此起矣。一曰考察之不勤也。古者封建。而有天下。上下之情。通朝野之氣。合凡百職事。一事之失宜。一朝之曠職。舉可知也。自變封建爲郡縣。君與民不相習。精練勤敏者。旣無重賞以勸之。因循委靡者。又無

重罰以警之。於是視職任爲虛文。以民務爲故事。而佐貳閒曹。遂等於贅疣矣。一日責任之不專也。周禮六官之長各官止一人。前清六部之官皆多於古。昔而禮部之外。又有太常寺鴻臚寺刑部之外。又有大理寺設官猥多。而舉事者轉少。故冗官之弊。至今爲尤甚矣。要而論之。官之名以治事而設位。無論尊卑。苟可以上格君心。雖朝廷之末職。猶足以勵官方也。職無論重輕。苟可以下開民智。雖閭里之微員。亦足以佐吏治也。不然縱使位極台衡。權操將相。亦冗而已矣。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其世主官人之至意也乎。

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說

環中國皆蠻夷戎狄東南西北四垂立國於大地之上者以數百計。韋韞義慕毳肉酪漿居服不同飲食各異王者大一統無外之規必欲使異類殊方沐浴聲教遐荒絕塞衣被文明非洞達列國之語言以通其情而達其欲恐不足以令羣倫愛戴萬類輸誠也。夫夷狄之猖獗至炎漢爲極盛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終其身不敢言報迨文帝嗣統知冒頓之種類不可。以鹵莽治始留心於外夷故當時博士諸生承旨作王制一篇於夷狄之衣服飲食居處嗜好而外論語言者纂詳有曰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則凡以達中國詩書禮樂之德化識外夷強弱盛衰之情勢者舍此其奚求哉。然而文帝之講夷務惟是羈縻弗絕使不至擾吾邊民已耳未嘗窮兵黷武深追遠討也。至武帝以雄才大略之概登大寶之位不識文帝外交之旨意謂以中國之地大物博甘受和親之辱是爲夷狄所箝制有國家者之深恥。

也。故必欲樹奇績萬里外以振天子之威靈而後快。然卒能制兩越通兩夷使匈奴大宛身毒月氏之屬。儼然震動者。雖衛青張騫諸人之功。然亦安知非象胥得其人有以深識外情而致然哉。後世世變日亟。外交日繁。歐美之人士非澳之官商。無日不與吾國交涉。然論法律則受彼蒙蔽。定約章則受其欺罔。以及入口之稅則彼加重而我從輕。萬國之公法彼得利而我受害。何莫非不能深通各國語言之弊哉。而迂儒腐士動以習外國之語言文字爲異端邪說。其亦讀王制此言而詳繹其義乎。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說

國用者民生利病社稷安危之所繫。而聖君賢相所必斟酌於出入之間而不敢忽者也。自後世因出制入而天下之患遂往往馴至於不可爲官爵賣而仕途雜死罪贖而刑罰乖賦歛暴而農夫貧征權橫而商民困利折秋毫無蓄怨召亂謀國者於此猶欣然自幸其得計謂庶幾填慾壑而弗虞不滿也。而孰知皆顯背於王制。王制云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夫計每歲之所入而預定其一年之所用法良意美宜亦可爲經國之常典矣。然而地有殊情小不可以例大年非一致耗不可以比豐必斤斤焉等量而齊觀之則帑藏支絀之患恐仍在所不免也。故曰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雖然積儲者天下之大命耕三餘一耕九餘三此古昔盛時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所以不聞爲災也不取三十年之久而通籌之設

不幸而陰陽水旱螟蝗之災有一於此發粟散金其將安出而五萬之封有一夫之狡逞四塞之遠廓有一騎一矢之間入闔邊數十百萬之戰士輓粟飛芻不知何術而善其後也然則量入爲出理財之道孰有加於此者哉制以通而得用以量而善吾蓋觀於此而得其義矣蓋古今國用匱乏之端不必皆饑饉師旅之所致一念敬肆釀禍福於無形一事儉奢分利害於當境設令制國用者競眉睫之計而不會其通任糜費之浮而不知所量恐出入既無定程而人君將視茲倉廩府庫之充實以縱其所謂神仙土木遊宴征伐聲色狗馬之欲流連而忘反國家之患必有不可勝言者蓋至是而後歎王制理財之法之善而非後世計臣豈是剜肉醫瘡之所能彷彿其萬一也烏虜可不鑒哉

公矢魚於棠說

爲君者撫有一邦膺社稷人民之重凡一切玩好之事無關於國計民生者必不宜輕於一出以快其佚游之心蓋君舉必書書之而不失其正固足增史冊之光書之而苟以爲嫌則適滋後人之議若是者則春秋時之魯桓公之一日者有觀魚之舉而矢之於棠夫人君撫馭萬姓體統彌尊固宜深居而簡出者也卽不得已而召彼僕夫驅車就道則必五年述職載觀龍光而因此以出焉可也則必方嶽趨朝聿修祀典而因此以出焉可也則必曰桑田零雨勞勸農民而因此以出焉可也則必壇坫會盟時修舊好而因此以出焉可也觀魚何事而願輕身以一出哉是娛情之境也是快心之事也是怠忽之漸也是逸樂之階也是已失爲君之舉動也

故春秋記之曰公矢魚於棠。是可見魯公志溺嬉游有非在朝之臣之苦口良箴所能諫而止者。故春秋之筆厲有貶意焉。

僖王命曲沃伯爲晉侯說

棄前勳而黨賊者周也。自相矛盾者周也。賊滅人國而即以人國獎賊者亦周也。戎狄如此不足異也。諸侯如此不足論也。至天子而亦如此則天下知有大義者其誰乎。知有君臣者其誰乎。蓋嘗讀傳至曲沃之事未嘗不掩卷三歎而歎周室之衰終不可振也。夫隱公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者中興功臣文侯之後而曲沃其臣也。以臣伐君法所必討不惟不之討而反使尹氏武氏助之。豈非棄前勳而黨亂賊乎。時而黨賊時而仗義。距助曲沃時未及一載而遽伐曲沃。虢公之舉豈非自相矛盾乎。其後曲沃漸強桓傳莊傳武不數傳而滅晉國。處僖王之時以六師夷之可也。帥諸侯討之可也。擇晉子孫之賢者而授以兵柄俾之復讎可也。況曲沃前此已叛周矣。恭行天討誰曰非宜。奈何貪其賂從其請而卽命爲晉侯乎。是豈非以人國獎賊乎。嗚乎。平王助之於前僖王命之於後。僖王封曲沃而春秋以始威烈王封三晉而春秋以終周室之衰固不待言而晉以此始亦以此終。豈非天道之好還歟。

楚子滅息齊桓伐蔡皆不得不然之勢而左氏傳以爲由息媯與蔡姬果足

信否說

自來以戎狄欲圖中原其氛必先及於諸夏。以西北起爲盟主其心必專注於東南。是故欲爭

於江者必圖武昌欲爭於淮者必爭廬壽晉塞桃林以扼秦漢軍成阜以拒楚所取不過一隅所關乃在大局得勢則強失勢則弱古今大低如是也準是而言齊楚之出兵與息蔡之受兵皆有不得不然之勢焉嘗攷兩國輿圖觀其險要一爲北通之門戶一爲南伐之要衝齊伐蔡則蔡國受創而楚亦孤楚滅息則中原可圖而勢益熾乃左氏好言女德謂息之見滅禍由於息媯蔡之見伐端啟於蔡姬殊不知桓公之時楚五伐鄭中夏危如累卵共主懼切贅疣齊與諸侯一遇梁丘再會陽穀處心積慮蓄力以待及夫衆心一兵力充卽微蔡姬之事桓能終不南伐乎桓苟以一婦人之故與師諸侯其從之乎若楚文之狡又有甚於齊桓者鄧舊氏也鄧且可滅何有於息息以媯氏滅漢陽諸姬復何故而盡滅乎由是以觀二國之見伐勢爲之也左氏之言豈足盡信也哉

晉獻公信驪姬之譖而申生待命重耳出亡律以人子之義孰爲得失說從來家庭骨肉之變未有不起於讒色者也春秋之世如宋之痤楚之建皆坐是敗雖父子至親不能相諒而尤莫甚於驪姬之譖焉夫驪姬者狡姬也獻公者庸主也申生重耳或死或亡者亦各行其是也猶伍奢之死其子或從或不從耳今夫申生之才非重耳匹也杜原款先太子而死而孤偃趙衰諸人大抵爲重耳用而不爲申生用且獻公之讎申生又甚於重耳臯落之役或可先逃新城之犇猶有冀乎然使申生死而重耳亦與俱死異時晉之霸業誰能敗之楚之威力誰其制之唐叔之衰固不待言而擁戴周室者且無其人矣是故申生不死無以得

其心之安重耳不亡無以爲保身之智二人者其迹異其心同中生不逃猶重耳不死也雖然吾於公及姬亦不能無罪焉公以悅婦人之故而戮及儲君婦人以奪嫡之謀而並禍其子夜半啼哭狡於與朔同愬之宣姜諛於新城慘過遇盜於莘之仍壽卒之天道好還奚齊被弑姬也有知能無恫乎。

楚殺子玉秦用孟明說

今將謂敗軍之將必當誅乎則人才宜惜謂敗軍之將必不可誅乎則軍政不明此其中有經常之消焉有權宜之用焉守經則使後之失律者知所懲違權則使後之圖功者有所勸事不同而其工於謀國則同閱嘗觀楚殺子玉秦用孟明而知之矣夫子玉剛而無禮城濮之役楚成少與之師固欲其知難而退也遠去宋之命而師出不歸誰之咎耶若夫孟明之伐鄭也秦伯命之三帥共之殺陵之辱固不容專責孟明矣況子玉之才不過三百乘而孟明少年英銳雖經喪敗暮氣未生由前言之罪無專歸由後言之效可徐立然則孟明之復用孟明之幸乎實穆公之幸也子玉誅而國法以伸孟明用而國恥終雪楚成秦穆謂非易地則皆然乎獨是孫叔之賢子囊之忠楚之人才無限而秦自三良殉葬國士無聞人才殊不楚若宜乎王官役後偃旗息鼓僅霸西戎未聞長驅南下以滅江而興伐楚之師亦未聞馬首東瞻以圍祁而兼陳鄭之討此秦穆所以不能爭長中原而荆蠻之禍遂與春秋相爲終始云。

趙武佐晉說

經說

有創霸之臣。有復霸之臣。創霸之臣。通權達變。經濟國家。此以才略爲上者也。復霸之臣。去惡樹德。力挽雄圖。此以忠信爲上也。吾嘗聞管仲矣。山高乘馬。輕重九府。齊之所以內政振興。赫赫然樹霸業者。蓋不外乎是。吾又聞趙武矣。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晉之所以再得諸侯。巍巍然執牛耳者。蓋不出乎是。然而爲創霸之臣。易爲復霸之臣。難。創霸者。無人叢挫於其間。悉以一己之布置經營勢力。大號令行。斯不難奏效也。復霸者。盛名久已蕩然。而欲恢復其聲勢。政治誠不能視前人有損。此功倍事半也。趙武之世。厲公不德。諸侯貳心。重以范宣子。惟幣是懷。誅求無已。鄰近小國若視乎晉之外府。由是以論試問其尙能招攜乎。試問其尙能懷遠乎。試問其尙能使民知禮知義知信乎。文公蒞業。雄主得國之後。且以薄歛施舍。分寡救乏。爲要務。矧力圖復霸者。耶。趙武識見及此。極杜之而志不殆。輕幣重禮。意在懷柔諸侯。而不知晉勢於此振焉。晉力於此伸焉。晉德於此遠焉。深仁厚澤。萬姓歸心。人第見魏絳和戎。是悼公中興之關鍵。而不知趙武輕幣實悼公中興之始基。悼公無魏絳外患。不得蕩平。悼公無趙武內政。不得發達。魏絳趙武一以警捷之才智治晉。一以施舍之仁政佐晉。故討衛疆戚而諸侯服從。盟戲而諸侯並至。圍廬而衆士同心。悼公鎮守北方。不讓楚大伸勢力者。魏趙二人之功也。左氏論悼公復霸舉不失職。官不易方。斯言也。吾於斯而益信。

其二

春秋霸業之不終由於失諸侯也。諸侯之所以失由於大臣之求幣也。大臣求幣則小國困小

國困則心離。心離則惟施仁者是依。如樂王鮒請帶而失魯。韓宣子請環而失鄭。是也。晉悼中興趙武佐之。觀其代范匄爲政。他務未遑。亟亟焉以薄諸侯之幣。爲要推其原因。蓋深見於宣子爲政。求幣甚重。鄭國困不能受。子產致書讓之。其於一己之名譽。固有所損。其於國家之政事。實多乖。若不靡然一清。恐施舍之政不舉也。已責之事難行也。匡乏困之念不生也。救災患之義不爲也。紀綱散佚。賄賂公行。如是而求復霸。得乎。惟其志在重禮。不在厚幣。故討衛疆。威而諸侯服。從盟戲而諸侯並至。圍廬而衆軍皆行人。第見悼公復霸。是魏絳和戎之功。而不知亦趙武之力。魏絳以和戎之策收服蠻夷。趙武以輕幣之策柔懷諸夏。二者皆晉悼之功。臣缺不能治也。且夫身當叔季官吏之貪殘。不可問矣。微論春秋之世。上下交征。利其歷歷可舉者。如周晉之爭閻田。齊魯之爭汶陽。卽推求諸後世。亦往往有致身通顯。利慾薰心。鬻爵賣官。以殷富爲要務。詢諸政事。其誤國事也多矣。武佐晉而力杜此弊。較諸當時諸公。卿殆加人一等。武眞晉悼之良弼也。夫創霸之主。必有創霸之臣。佐其立法行政而功始著。中興之主。亦必有中興之臣。佐其改絃更張而業始復。悼公中興之主也。趙武中興之臣也。輕幣重禮。中興之政也。君良則臣善。臣善則政仁。政仁則四海歸心。萬心嚮化。吾嘗慕悼公之雄圖。吾尤不得不贊趙武。

○ 祁奚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說

盧杞之薦顏公。譴之死地。君子謂其有私。王謝之引子弟。布滿要津。論者譏其干政。然則讎不

可舉乎。親亦不可舉乎。曰亦視其所舉爲何如耳。春秋時列國之名卿大夫能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者惟祁奚一人而已。今夫人之以愛憎爲取舍也久矣。愛莫愛於子弟。憎莫憎於仇讎。門戶之見深而傾軋之端起。人情大抵然也。間有好名之士力變世俗之情。又不免矯枉過中以趨於偏僻。於是舉讎爲忘怨者有之。以不用其親爲避嫌者亦有之。如韓信之於淮陰少年李晟之於張延賞皆以舉讎爲大度者也。如杜襲爲吏部不敢用鄉曲一人。寶易直爲相未嘗用親戚子弟皆以不用其親示無私者也。夫讎不必皆賢亦不必不賢。親亦未必盡不賢。好名之心重謀國之意輕皆未聞君子之大道者也。卓哉祁奚但知舉賢爲國不知所舉爲讎但知有利於君不嫌有利於子。讎解狐者己也而舉解狐則爲國矣。親祁午者私也而舉祁午則爲公矣。後世若蕭何之薦曹參呂蒙正之薦夷簡殆猶有祁大夫之風乎。

楚子文傳政於子玉鄭子皮授政於子產說

嘗觀列國人才其見許於聖門者首子產。次子文。於子文許其忠於子產許其惠。而子文之後有子玉。子產之先有子皮。均無聞焉。及讀左氏傳而知子皮以授子產爲功。子文不免以傳子玉爲累。斯豈非有幸有不幸哉。今夫城濮之役晉楚遇於中原。晉以全力制楚。而楚以少師敵晉。雖子文在軍亦未能得悉斯敗也。大夫無辱實天相。晉而開其霸業耳。且子玉之才亦未可輕也。左師先敗而中軍獨完。則子西言弗如子玉可知。奉已而悉不在民則薦呂臣之弗如子玉可知。子文之舉非子玉將誰歸耶。春秋人材自管仲而後獨推子產一時名卿。夫罕有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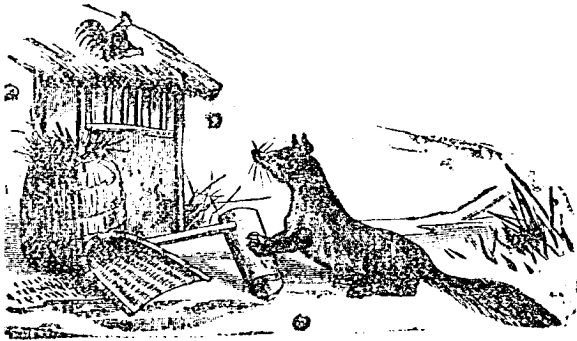
者雖微。子皮之識。孰不知之。而亦孰不欲任之。是則二子之薦賢。自代皆有不得已之苦。心子產之才。固自有過人。子玉之才。亦非無可取。蓋鄭之治安。在子皮之意中。楚之喪敗。在子文之意外。如必以成濮一敗而歸咎於舉主。則夫子知人論世。亦但稱子產之惠可矣。而何爲嘖嘖於子文之忠哉。

晉吳爭長黃池說

春秋經傳記夷夏爭長者。凡三鹿上之盟。宋楚爭長。爭之始也。弭兵之會。晉楚爭長。爭之漸也。黃池之會。吳晉爭長。爭之窮也。夷狄進擬於中國。則中國之故會。鹿上曰宋楚會。宋曰晉楚會。黃池曰晉吳皆兩霸之辭。億囊之世。爭霸者楚。而南北之局。開定衰之際。爭盟者吳。而中外之防。潰其始。通吳以謀楚。卒之楚敗而吳興。封豕長蛇。薦食上國。黃池之爭。未始非鍾離一會之濫觴也。且夫吳自入郢以來。一會於鄆。再會臺。臯主盟壇者。已非一日。夷德輕而無鑿。值霸主之無討。而與晉代興。吳之厚。晉之薄也。吳之強。晉之弱也。晉悼能用吳。亦能制吳。定不能制吳。反爲吳制。伐魯不已。而伐齊。凌齊不已。而凌晉。吳之敢與晉爭。也有由然矣。獨是夫差非闔廬比也。所欲必成。玩好必從。予晉以可乘之機。一楚伺於前。越圖於後。予晉以可乘之機。二內有嬖佞。外有諛臣。皆吳疾也。予晉以可乘之機。三晉世爲中原盟主。苟稍稍自強。且將絕吳於會。而何有於兩霸。而何有於爭先。嗚呼。吳晉之先後。夷夏之消長也。晉霸終於黃池。而春秋秩亦將絕筆矣。此匪風思王所以易而爲下。泉思霸也。豈得已哉。

經說終

經



10

2019